中阿含经六十卷（第十一卷～第二十卷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中阿含经卷第十一 王相应品第六（有十四经）（初一日诵）

七宝、相、四洲，牛粪、摩竭王，

鞞鞞婆丽陵耆，天使最在后。

王相应品七宝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转轮王出于世时，当知便有七宝出世，云何为七？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

“若转轮王出于世时，当知有此七宝出世；如是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出于世时，当知亦有七觉支宝出于世间。云何为七？念觉支宝、择法觉支、精进觉支、喜觉支、息觉支、定觉支、舍觉支宝，是谓为七。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出于世时，当知有此七觉支宝出于世间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三十二相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“诸贤，甚奇！甚特！大人成就三十二相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：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尔时，世尊在于宴坐，以净天耳出过于人，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“诸贤，甚奇！甚特！大人成就三十二相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：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

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世尊闻已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，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今日共论何事集坐讲堂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我等今日集坐讲堂共论此事：‘诸贤，甚奇！甚特！大人成就三十二相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：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’世尊，我等共论如此事故集坐讲堂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汝等欲得从如来闻三十二相耶？谓大人所成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：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、周闻十方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已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三十二相者，诸比丘闻已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大人足安平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足下生轮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足指纤长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足周正直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足跟踝后两边平满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足两踝腨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身毛上向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手足网缦，犹如雁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手足极妙柔弱软敷，犹兜罗华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肌皮软细，尘水不著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一一毛；一一毛者，身一孔一毛生，色若绀青，如螺右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鹿腨肠，犹如鹿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阴马藏，犹良马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身形圆好，犹如尼拘类树，上下圆相称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身不阿曲；身不曲者，平立伸手以摩其膝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身黄金色，如紫磨金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身七处满；七处满者，两手、两足、两肩及颈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其上身大，犹如师子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师子颊车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脊背平直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两肩上连，通颈平满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四十齿牙、平齿、不疏齿、白齿、通味第一味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梵音可爱，其声犹如加罗毗伽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广长舌；广长舌者，舌从口出遍覆其面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承泪处满，犹如牛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眼色绀青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顶有肉髻，团圆相称，发螺右旋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大人眉间生毛，洁白右萦，是谓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诸比丘，大人成就此三十二相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：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，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若剃除发须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四洲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安静处，宴坐思惟而作是念：“世人甚少少能于欲有满足意，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。世人于欲有满足意，厌患于欲而命终者，为甚难得。”

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到已作礼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在安静处，宴坐思惟而作是念：‘世人甚少少能于欲有满足意，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。世人于欲有满足意，厌患于欲而命终者，为甚难得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！如是！世人甚少少能于欲有满足意，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。阿难，世人于欲有满足意，厌患于欲而命终者，为甚难得。阿难，世人极甚难得，极甚难得于欲有满足意，厌患于欲而命终者。阿难，但世间人甚多甚多，于欲无满足意，不厌患欲而命终也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往昔有王名曰顶生，作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。我欲于宫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；适发心已，即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；及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我忆曾从古人闻之，西方有洲名瞿陀尼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今欲往见瞿陀尼洲，到已整御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；适发心已，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，及四种军。阿难，彼顶生王即时往到，住瞿陀尼洲。阿难，彼顶生王住已，整御瞿陀尼洲，乃至无量百千万岁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；及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我亦复有瞿陀尼洲。我复曾从古人闻之，东方有洲名弗婆鞞陀提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今欲往见弗婆鞞陀提洲，到已整御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；适发心已，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，及四种军。阿难，彼顶生王即时往到，住弗婆鞞陀提洲。阿难，彼顶生王住已，整御弗婆鞞陀提洲，乃至无量百千万岁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；及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我亦复有瞿陀尼洲，亦有弗婆鞞陀提洲。我复曾从古人闻之，北方有洲名郁单曰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彼虽无我想亦无所受，我今欲往见郁单曰洲，到已整御，及诸眷属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；适发心已，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，及四种军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遥见平地白，告诸臣曰：‘卿等见郁单曰平地白耶？’诸臣对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王复告曰：‘卿等知不？彼是郁单曰人自然粳米，郁单曰人常所食者，卿等亦应共食此食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复遥见郁单曰洲中，若干种树，净妙严饰，种种彩色，在栏楯里，告诸臣曰：‘卿等见郁单曰洲中，若干种树，净妙严饰，种种彩色，在栏楯里耶？’诸臣对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王复告曰：‘卿等知不？是郁单曰人衣树，郁单曰人取此衣著，卿等亦应取此衣著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即时往到，住郁单曰洲。阿难，彼顶生王住已，整御郁单曰洲，乃至无量百千万岁，及诸眷属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；及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我亦复有瞿陀尼洲，亦有弗婆鞞陀提洲，亦有郁单曰洲。我复曾从古人闻之，有天名曰三十三天，我今欲往见三十三天。’阿难，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；适发心已，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往，及四种军，向日光去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遥见三十三天中，须弥山王上犹如大云，告诸臣曰：‘卿等见三十三天中，须弥山王上犹如大云耶？’诸臣对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王复告曰：‘卿等知不？是三十三天昼度树也。三十三天在此树下，于夏四月，具足五欲，而自娱乐。’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复遥见三十三天中，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犹如大云，告诸臣曰：‘卿等见三十三天中，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犹如大云耶？’诸臣对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王复告曰：‘卿等知不？是三十三天正法之堂。三十三天于此堂中，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为天为人，思法思义。’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即到三十三天。彼顶生王到三十三天已，即入法堂。于是，天帝释便与顶生王半座令坐，彼顶生王即坐天帝释半座。于是，顶生王及天帝释都无差别，光光无异，色色无异，形形无异，威仪礼节及其衣服亦无有异，唯眼眴异。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有阎浮洲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。我有七宝，千子具足；及于宫中雨宝七日，积至于膝。我亦复有瞿陀尼洲，亦有弗婆鞞陀提洲，亦有郁单曰洲。我又已见三十三天云集大会，我已得入诸天法堂。又天

帝释与我半座，我已得坐帝释半座。我与帝释都无差别，光光无异，色色无异，形形无异，威仪礼节及其衣服亦无有异，唯眼眴异。我今宁可驱帝释去，夺取半座，作天人王，由己自在。’

“阿难，彼顶生王适发此念，不觉已下在阎浮洲，便失如意足，生极重病。命将终时，诸臣往诣顶生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若有梵志、居士及臣人民，来问我等：“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？”天王，我等当云何答梵志、居士及臣人民？’

“时，顶生王告诸臣曰：‘若梵志、居士及臣人民，来问卿等：“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？”卿等应当如是答之：“顶生王得阎浮洲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得七宝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千子具足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七日雨宝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得瞿陀尼洲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得郁单曰洲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见诸天集会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顶生王具足五欲功德——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意不满足而命终。”若梵志、居士及臣人民，来问卿等：“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？”卿等应当如是答之。’”

于是，世尊而说颂曰：

“天雨妙珍宝，欲者无厌足，

欲苦无有乐，慧者应当知。

若有得金积，犹如大雪山，

一一无有足，慧者作是念。

得天妙五欲，不以此五乐，

断爱不著欲，等正觉弟子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昔顶生王，汝谓异人耶？莫作斯念，当知即是我也。

“阿难，我于尔时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尔时说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净，不究竟梵行；不究竟梵行讫，尔时不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亦未能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我今出世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我今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我今说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讫，我今得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我今已得脱一切苦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牛粪喻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在安静处，宴坐思惟而作是念：“颇复有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颇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”

彼一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在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作是念：‘颇复有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颇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’”

佛告比丘：“无有一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者；无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者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粪，告曰：“比丘，汝今见我以手指爪抄少牛粪耶？”

比丘白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比丘，如是无有少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也；如是无有少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也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我忆昔时长夜作福，长作福已，长受乐报。比丘，我在昔时七年行慈，七反成败，不来此世。世败坏时，生晃昱天；世成立时，来下生空梵宫殿中，于彼梵中作大梵天。余处千返，作自在天王；三十六返，作天帝释。复无量反，作刹利顶生王。

“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大象，被好乘具，众宝校饰，白珠珞覆，于娑贺象王为首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马，被好乘具，众宝庄饰，金银珓珞，騂马王为首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车，四种校饰，庄以众好、师子、虎豹斑文之皮，织成杂色，种种庄饰，极利疾，名乐声车为首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大城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拘舍恕堤王城为首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楼，四种宝楼，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正法殿为首。

“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御座，四种宝座，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双衣，初摩衣、锦衣、缯衣、劫贝衣、加陵伽波恕逻衣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女，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小不及天，姿容端正，睹者欢悦，众宝璎珞严饰具足，尽刹利种女，余族无量。比丘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种食，昼夜常供，为我故设，欲令我食。

“比丘，彼八万四千种食中，有一种食，极美净洁，无量种味，是我常所食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女中，有一刹利女，最端正姝好，常奉侍我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双衣中，有一双衣，或初摩衣、或锦衣、或缯衣、或劫贝衣、或加陵伽波悉逻衣，是我常所著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御座中，有一御座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精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悉逻波遮悉多罗那，是我常所卧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楼观中，有一楼观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精，名正法殿，是我常所住。

“比丘，彼八万四千大城中，而有一城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名拘舍悉堤，是我常所居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车中，而有一车，庄以众好、师子、虎豹斑文之皮，织成杂色，种种庄饰，极利疾，名乐声车，是我常所载，至观望园观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马中，而有一马，体绀青色，头像如鸟，名駓马王，是我常所骑，至观望园观。比丘，彼八万四千大象中，而有一象，举体极白，七支尽正，名于娑贺象王，是我常所乘，至观望园观。

“比丘，我作此念：‘是何业果？为何业报？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？’比丘，我复作此念：‘是三业果，为三业报，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：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调御，三者、守护。’比丘，汝观彼一切所有尽灭，如意足亦失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色为有常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？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觉、想、行、识为有常？为无常耶？

答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？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，比丘，汝应如是学，若有色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，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若有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，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比丘，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彼便厌色，厌觉、想、行、识；厌已便无欲；无欲已便解脱；解脱已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于是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坐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彼比丘受佛化已，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彼比丘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罗诃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频鞞娑逻王迎佛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摩竭陀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一千悉无著、至真，本皆编发，往诣王舍城摩竭陀邑。于是，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闻世尊游摩竭陀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一千悉无著、至真，本皆编发，来此王舍城摩竭陀邑。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闻已，即集四种军，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。集四种军已，与无数众俱，长一由延，往诣佛所。于是，世尊遥见摩竭陀王频鞞娑逻来，则便避道，往至善住尼拘类树王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及比丘众。

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遥见世尊在林树间，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暐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成就调御，息心静默，见已下车。若诸王刹利以水洒顶，得为人主，整御大地，有五仪式：一者、剑，二者、盖，三者、天冠，四者、珠柄拂，五者、严饰屣。一切除却，及四种军；步进诣佛，到已作礼，三自称名姓：“世尊，我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。”如是至三。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如是！如是！汝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。”

于是，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再三自称名姓已，为佛作礼，却坐一面。诸摩竭陀人或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；或问讯佛，却坐一面；或叉手向佛，却坐一面；或遥见佛已，默然而坐。

尔时，尊者郁毗逻迦葉亦在众坐。尊者郁毗罗迦葉是摩竭陀人意之所系，谓大尊师是无著真人。于是，摩竭陀人悉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从郁毗罗迦葉学梵行耶？为郁毗罗迦葉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，便向尊者郁毗罗迦葉而说颂曰：

“郁毗见何等，断火来就此？

迦葉为我说，所由不事火。”

“饮食种种味，为欲故事火，

生中见如此，是故不乐事。”

“迦葉意不乐，饮食种种味，

何不乐天人？迦葉为我说。”

“见寂静灭尽，无为不欲有，

更无有尊天，是故不事火。

世尊为最胜，世尊不邪思，

了解觉诸法，我受最胜法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迦葉，汝今当为现如意足，令此众会咸得信乐。”

于是，尊者郁毗罗迦葉即如其像作如意足，便在坐没，从东方出，飞腾虚空，现四种威仪：一行、二住、三坐、四卧。复次，入于火定，尊者郁毗罗迦葉入火定已，身中便出种种火焰，青、黄、赤、白中水精色，下身出火，上身出水；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。如是南、西、北方，飞腾虚空，现四种威仪：一行、二住、三坐、四卧。复次，入于火定，尊者郁毗罗迦葉入火定已，身中便出种种火焰，青、黄、赤、白中水精色，下身出火，上身出水；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。

于是，尊者郁毗罗迦葉现如意足已，为佛作礼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佛是我师，我是佛弟子；佛具一切智，我无一切智。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迦葉。如是，迦葉。我有一切智，汝无一切智。”

尔时，尊者郁毗罗迦葉因自己故，而说颂曰：

“昔无所知时，为解脱事火，

虽老犹生盲，邪不见真际。

我今见上迹，无上龙所说，

无为尽脱苦，见已生死尽。”

诸摩竭陀人见如此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不从郁毗罗迦葉学梵行，郁毗罗迦葉从沙门瞿昙学梵行也。”

世尊知诸摩竭陀人心之所念，便为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如诸佛法，先说端正法，闻者欢悦，谓说施、说戒、说生天法，毁呰欲为灾患，生死为秽，称叹无欲为妙，道品白净。

世尊为彼大王说之，佛已知彼有欢喜心、具足心、柔软心、堪耐心、升上心、一向心、无疑心、无盖心，有能、有力堪受正法。谓如诸佛所说正要，世尊即为彼说苦、集、灭、道：“大王，色生灭，汝当知色生灭。大王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生灭，汝当知识生灭。大王，犹如大雨时，水上之泡或生或灭。大王，色生灭亦如是，汝当知色生灭。大王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生灭，汝当知识生灭。

“大王，若族姓子知色生灭，便知不复生当来色。大王，若族姓子知觉、想、行、识生灭，便知不复生当来识。大王，若族姓子知色如真，便不著色，不计色，不染色，不住色，不乐色是我。大王，若族姓子知觉、想、行、识如真，便不著识，不计识，不染识，不住识，不乐识是我。大王，若族姓子不著色，不计色，不染色，不住色，不乐色是我者，便不复更受当来色。大王，若族姓子不著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计识，不染识，不住识，不乐识是我者，便不复更受当来识。大王，此族姓子无量、不可计、无限，得息寂。若舍此五阴已，则不更受阴也。”

于是，诸摩竭陀人而作是念：“若使色无常，觉、想、行识无常者，谁活？谁受苦乐？”

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，便告比丘：“愚痴凡夫不有所闻，见我是我而著于我，但无我、无我所，空我、空我所，法生则生，法灭则灭，皆由因缘合会生苦。若无因缘，诸苦便灭。众生因缘会相连续则生诸法。如来见众生相连续生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有生有死。’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至天上。我知彼如是，然不语彼。此是我为能觉、能语、作教、作起、教起，谓彼彼处受善恶业报。于中或有作是念：‘此不相应，此不得住，其行如法，因此生彼

。’若无此因，便不生彼，因此有彼；若此灭者，彼便灭也。所谓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缘生有老死；若无明灭则行便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。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色为有常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？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觉、想、行、识为有常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？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大王，是故汝当如是学：若有色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；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大王，若有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；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大王，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彼便厌色，厌觉、想、行、识；厌已便无欲；无欲已便得解脱；解脱已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佛说此法时，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，及千八万天、摩竭陀诸人万二千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于是，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从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及八万天、摩竭诸人万二千及千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二 王相应品鞞婆陵耆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萨罗国。

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俱行道，中路欣然而笑。

尊者阿难见世尊笑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何因缘笑？诸佛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若无因缘，终不妄笑，愿闻其意！”

彼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此处所中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在此处坐，为弟子说法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即在彼处速疾敷座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惟愿世尊亦坐此处，为弟子说法！如是此处为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于彼处坐尊者阿难所敷之座，坐已，告曰：“阿难，此处所中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有讲堂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中坐已，为弟子说法。阿难，此处所中昔有村邑，名鞞婆陵耆，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。阿难，鞞婆陵耆村邑之中有梵志大长者，名曰无恚，极大富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食邑种种具足。阿难，梵志大长者无恚有子，名优多罗摩纳，为父母所举，受生清净，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，生生无恶，博闻总持，诵过四典经，深达因、缘、正、文、戏五句说。阿难，优多罗童子有善朋友，名难提波罗陶师，常为优多罗童子之所爱念，喜见无厌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众，不疑三尊，不惑苦、集、灭、道，得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成就智慧。离杀、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杀生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不与取，断不与取，与之乃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非梵行，断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净无秽，离欲断淫，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妄言，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彼于妄言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两舌，断两舌，行不两舌，不破坏他；不闻此语彼，欲破坏此；不闻彼语此，欲破坏彼；离者欲合，合者欢喜；不作群党，不乐群党，不称群党，彼于两舌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粗言，断粗言，若有所言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断如是言；若有所说清和柔润，顺耳入心，可喜可爱，使他安乐，言声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

他得定，说如是言，彼于粗言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绮语，断绮语，时说、真说、法说、义说、止息说、乐止息说，事顺时得宜，善教善诃，彼于绮语净除其心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治生，断治生，弃舍称量及斗斛，弃舍受货，不缚束人，不望折斗量，不以小利侵欺于人，彼于治生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寡妇、童女，断受寡妇、童女，彼于受寡妇、童女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奴婢，断受奴婢，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断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彼于受象、马、牛、羊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鸡、猪，断受鸡、猪，彼于受鸡、猪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田业、店肆，断受田业、店肆，彼于受田业、店肆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断受生稻、麦、豆，彼于受生稻、麦、豆净除其心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酒、断酒，彼于饮酒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高广大床，断高广大床，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断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彼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，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，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色像宝，断受生色像宝，彼于生色像宝净除其心。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离过中食，断过中食，常一食，不夜食，学时食，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手离铧锹，不自掘地，亦不教他。若水岸崩土及鼠伤土，取用作器，举著一面，语买者曰：‘汝等若有豌豆、稻、麦、大小麻豆、踜豆、芥子，泻已持器去，随意所欲。’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供侍父母，父母无目，唯仰于人，是故供侍。

“阿难，难提波罗陶师过夜平旦，往诣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，到已作礼，却坐一面。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阿难，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为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礼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足已，绕三匝而去。

“尔时，优多罗童子乘白马车，与五百童子俱，过夜平旦，从鞞婆陵耆村邑出，往至一无事处，欲教若干国来诸弟子等，令读梵志书。于是，优多罗童子遥见难提波罗陶师来，见已便问：‘难提波罗，汝从何来？’难提波罗答曰：‘我今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供养礼事来。优多罗，汝可共我往诣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供养礼

事。’于是，优多罗童子答曰：‘难提波罗，我不欲见秃头沙门，秃沙门不应得道，道难得故。’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捉优多罗童子头髻，牵令下车。于是，优多罗童子便作是念：‘此难提波罗陶师常不调戏，不狂不痴，今捉我头髻，必当有以。’念已，语曰：‘难提波罗，我随汝去！我随汝去！’难提波罗喜，复语曰：‘去者甚善！’

“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与优多罗童子共往诣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，到已作礼，却坐一面。难提波罗陶师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世尊，此优多罗童子是我朋友，彼常见爱，常喜见我，无有厌足。彼于世尊无信敬心，惟愿世尊善为说法，令彼欢喜，得信敬心！’于是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礼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“于是优多罗童子还去不远，问曰：‘难提波罗，汝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得闻如是微妙之法，何意住家？不能舍离学圣道耶？’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答曰：‘优多罗，汝自知我尽形寿供养父母。父母无目，唯仰于人，我以供养侍父母故。’于是，优多罗童子问难提波罗：‘我可得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出家学道，受于具足，得作比丘，行梵行耶？’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即从彼处复往诣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，到已作礼，却坐一面。

“难提波罗陶师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世尊，此优多罗童子还去不远，而问我言：“难提波罗，汝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得闻如是微妙之法，何意住家？不能舍离学圣道耶？”世尊，我答彼曰：“优多罗，汝自知我尽形寿供养父母。父母无目，唯仰于人，我以供养侍父母故。”优多罗复问我曰：“难提波罗，我可得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出家学道，受于具足，得作比丘，行梵行耶？”愿世尊度彼出家学道，授与具足，得作比丘。’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难提波罗默然而受。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知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默然受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

“于是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难提波罗去后不久，度优多罗童子出家学道，授与具足。出家学道，授与具足已，于鞞婆陵耆村邑随住数日，摄持衣钵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共游行，欲至波罗柰迦私国邑；展转游行，便到波罗柰迦私国邑，游波罗柰住仙人处鹿野园中。

“于是，颊鞞王闻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游行迦私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到此波罗柰住仙人处鹿野园中。颊鞞王闻已，告御者曰：‘汝可严驾，我今欲往诣迦葉如来、

无所著、等正觉所。’时，彼御者受王教已，即便严驾。严驾已讫，还白王曰：‘已严好车，随天王意。’

“于是，颊鞞王乘好车已，从波罗柰出，往诣仙人住处鹿野园中。时，颊鞞王遥见树间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端正姝好，犹星中月，光耀暐晔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无有蔽碍，或就调御，息心静默；见已下车，步诣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，到已作礼，却坐一面。颊鞞王坐一面已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“于是，颊鞞王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而向，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惟愿世尊，明受我请，及比丘众！’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颊鞞王默然受请。于是，颊鞞王知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默然受已，稽首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还归其家，于夜施设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即于其夜供办已讫。平旦敷床唱曰：‘世尊，今时已到，食具已办，惟愿世尊以时临顾！’

“于是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诸比丘众侍从世尊往诣颊鞞王家，在比丘众上敷座而坐。于是，颊鞞王见佛及比丘众坐已，自行澡水，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竟，敷一小床，别坐听法。颊鞞王坐已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“于是，颊鞞王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而向，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惟愿世尊于此波罗柰受我夏坐，及比丘众！我为世尊作五百房、五百床褥，及施拘执如此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饭供世尊及比丘众。’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告颊鞞王曰：‘止！止！大王，但心喜足。’颊鞞王如是至再三，叉手而向，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惟愿世尊于此波罗柰受我夏坐，及比丘众！我为世尊作五百房、五百床褥，及施拘执如此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饭供世尊及比丘众。’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亦再三告颊鞞王曰：‘止！止！大王，但心喜足。’

“于是，颊鞞王不忍不欲，心大忧戚：‘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不能为我于此波罗柰而受夏坐，及比丘众。’作是念已，颊鞞王白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曰：‘世尊，颇更有在家白衣，奉事世尊如我者耶？’

“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告颊鞞王曰：‘有！在王境界鞞婆陵耆村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。大王，彼鞞婆陵耆村中有难提波罗陶师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众，不疑三尊，不惑苦、集、灭、道，得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成就智慧，离杀、断杀、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杀生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不与取，断不与取，与之乃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非梵行，断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净无秽，离欲断淫，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妄言，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彼于妄言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两舌，断两舌，行不两舌，不破坏他；不闻此语彼，欲破坏此；不闻彼语此，欲破坏彼；离者欲合，合者欢喜；不作群党，不乐群党，不称群党，彼于两舌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粗言，断粗言，若有所言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断如是言；若有所说清和柔润，顺耳入心，可喜可爱，使他安乐，言声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他得定，说如是言，彼于粗言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绮语，断绮语，时说、真说、法说、义说、止息说、乐止息说，事顺时得宜，善教善诃，彼于绮语净除其心。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治生，断治生，弃舍称量及斗斛，亦不受货，不缚束人，不望折斗量，不以小利侵欺于人，彼于治生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寡妇、童女，断受寡妇、童女，彼于受寡妇、童女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奴婢，断受奴婢，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断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彼于受象、马、牛、羊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鸡、猪，断受鸡、猪，彼于受鸡、猪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田业、店肆，断受田业、店肆，彼于受田业、店肆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断受生稻、麦、豆，彼于受生稻、麦、豆净除其心。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酒、断酒，彼于饮酒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高广大床，断高广大床，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断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彼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，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，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色像宝，断受生色像宝，彼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离过中食，断过中食，常一食，不夜食，学时食，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。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手离铧锹，不自掘地，亦不教他。若水岸崩土及鼠伤土，取用作器，举著一面，语买者言：“汝等若有豌豆、稻、麦、大小麻豆、豍豆、芥子，泻已持器去，随意所欲。”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供侍父母，父母无目，唯仰于人，是故供侍。

“‘大王，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游行。大王，我尔时平旦著衣持钵，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，次第乞食，往到难提波罗陶师家。尔时，难提波罗为小事故，出行不在。大王，我问难提波罗陶师父母曰：“长老，陶师今在何处？”彼答我曰：“世尊，侍者为小事故，暂出不在。善逝，侍者为小事故，暂出不在。世尊，箩中有麦饭，釜中有豆羹，惟愿世尊为慈愍故随意自取！”大王，我便受郁单曰法，即于箩釜中取羹饭而去。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，见箩中饭少，釜中羹减，白父母曰：“谁取羹饭？”父母答曰：“贤子，今日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至此乞食，彼于箩釜中取羹饭去。”难提波罗陶师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。”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，息心静默，至于七日，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，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。

“‘复次，大王，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游行。大王，我尔时平旦著衣持钵，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，次第乞食，往到难提波罗陶师家。尔时，难提波罗为小事故，出行不在。大王，我问难提波罗陶师父母曰：“长老，陶师今在何处？”彼答我曰：“世尊，侍者为小事故，暂出不在。善逝，侍者为小事故，暂出不在。世尊，釜有粳麦饭，小釜中有豆羹，惟愿世尊为慈愍故随意自取！”大王，我便受郁单曰法，即于大小釜中取羹饭而去。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，见大釜中饭少，小釜中羹减，白父母曰：“谁大釜中取饭，小釜中取羹？”父母答曰：“贤子，今日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至此乞食，彼于大小釜中取羹饭去。”难提波罗陶师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。”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，息心静默，至于七日，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，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。

“‘复次，大王，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而受夏坐。大王，我尔时新作屋未覆，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新覆。大王，我告瞻侍比丘曰：“汝等可去坏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，持来覆我屋。”瞻侍比丘即受我教，便去往至难提波罗陶师家，挽坏故陶屋，作束持来，用覆我屋。难提波罗陶师父母闻坏故陶屋，闻已，问曰：“谁坏难提波罗故陶屋耶？”比丘答曰：“长老，我等是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瞻侍比丘，挽坏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，作束用覆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屋。”难提波罗父母语曰：“诸贤，随意持去，无有制者。”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，见挽坏故陶屋，白父母曰：“谁挽坏我

故陶屋耶？”父母答曰：“贤子，今日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瞻侍比丘挽坏故陶屋，作束持去，用覆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屋。”难提波罗陶师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。”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，息心静默，至于七日，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，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。

“‘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竟夏四月都不患漏。所以者何？蒙佛威神故。大王，难提波罗陶师无有不忍，无有不欲，心无忧戚：“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。”大王，汝有不忍，汝有不欲，心大忧戚：“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不受我请，于此波罗柰而受夏坐，及比丘众。”’

“于是，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颊鞞王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。时，颊鞞王于迦葉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去后不久，便敕侍者：‘汝等可以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载至难提波罗陶师家，而语之曰：“难提波罗，此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颊鞞王送来饷汝。为慈愍故，汝今当受！”’时，彼侍者受王教已，以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送诣难提波罗陶师家，到已，语曰：‘难提波罗陶师，此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，王之所食种种诸味，颊鞞王送来饷汝。为慈愍故，汝今当受！’于是，难提波罗陶师辞让不受，语侍者曰：‘诸贤，颊鞞王家国大事多，费用处广，我知如此，以故不受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意云何？尔时童子优多罗者，汝谓异人耶？莫作斯念！当知即是我也。

“阿难，我于尔时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尔时说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净，不究竟梵行；不究竟梵行讫，尔时不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亦未能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我今出世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。我今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我今说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讫，我今已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我今已得脱一切苦。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天使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犹大雨时，水上之泡，或生或灭，若有目人住一处，观生时、灭时；我亦如是，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犹大雨时，雨堕之滴，或上或下，若有目人住一处，观上时、下时；我亦如是，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，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犹琉璃珠，清净自然，生无瑕秽，八楞善治，贯以妙绳，或青或黄，或赤、黑、白，若有目人住一处，观此琉璃珠，清净自然，生无瑕秽，八楞善治，贯以妙绳，或青或黄，或赤、黑、白；我亦如是，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犹如两屋共一门，多人出入，若有目人住一处，观出时、入时；我亦如是，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若有目人住高楼上，观于下人往来周旋、坐卧走踊；我亦如是，以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

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

“若有众生生于人间，不孝父母，不知尊敬沙门、梵志，不行如实，不作福业，不畏后世罪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阎王境界。阎王人收送诣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众生本为人时，不孝父母，不知尊敬沙门、梵志，不行如实，不作福业，不畏后世罪，惟愿天王处当其罪！’

“于是，阎王以初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：‘汝颇曾见初天使来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不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本不见一村邑中，或男或女，幼小婴孩，身弱柔软，仰向自卧大小便中，不能语父母，父母抱移离不净处，澡浴其身，令得净洁？’彼人答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于其后有识知时，何不作是念：“我自有生法，不离于生，我应行妙身、口、意业”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了败坏，长衰永失耶！’阎王告曰：‘汝了败坏，长衰永失！今当拷汝，如治放逸行、放逸人。汝此恶业非父母为，非王非天，亦非沙门、梵志所为，汝本自作恶不善业，是故汝今必当受报。’

“阎王以此初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已，复以第二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：‘汝颇曾见第二天使来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不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本不见一村邑中，或男或女，年耆极老，寿过苦极，命垂欲讫，齿落头白，身曲偻步，拄杖而行，身体战动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于其后有识知时，何不作是念：“我自有老法，不离于老，我应行妙身、口、意业”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了败坏，长衰永失耶！’阎王告曰：‘汝了败坏，长衰永失！今当拷汝，如治放逸行、放逸人。汝此恶业非父母为，非王非天，亦非沙门、梵志所为，汝本自作恶不善业，是故汝今必当受报。’

“阎王以此第二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已，复以第三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：‘汝颇曾见第三天使来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不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本不见一村邑中，或男或女，疾病困笃，或坐卧床，或坐卧榻，或坐卧地，身生极苦甚重苦，不可爱念，令促命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于其后有识知时，何不作是念：“我自有病法，不离于病，我应行妙身、口、意业”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了败坏，长衰永失耶！’阎王告曰：‘汝了败坏，长衰永失！今当拷汝，如治放逸行、放逸人。汝此恶行非父母为，非王非天，亦非沙门、梵志所为，汝本自作恶不善业，是故汝今必当受报。’

“阎王以此第三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已，复以第四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：‘汝颇曾见第四天使来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不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本不见一村邑中，或男或女，若死亡时，或一、二日至六、七日，乌鸱所啄，豺狼所食，或以火烧，或埋地中，或烂腐坏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于其后有识知时，何不作是念：“我自有死法，不离于死，我应行妙身、口、意业”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了败坏，长衰永失耶！’阎王告曰：‘汝了败坏，长衰永失！今当拷汝，如治放逸行、放逸人。汝此恶业非父母为，非王非天，亦非沙门、梵志所为，汝本自作恶不善业，是故汝今必当受报。’

“阎王以此第四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已，复以第五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：‘汝颇曾见第五天使来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不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本不见王人捉犯罪人，种种拷治，截手截足，或截手足，截耳截鼻，或截耳鼻，或脔脔割，拔须、拔发，或拔须发，或著槛中衣裹火烧，或以沙壅草缠火烧，或内铁驴腹中，或著铁猪口中，或置铁虎口中烧，或安铜釜中，或著铁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以钩钩，或卧铁床以沸油浇，或坐铁臼以铁杵捣，或以龙蛇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挝，或以棒打，或生贯高标上，或枭其首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见也，天王。’阎王复问：‘汝于其后有识知时，何不作是念：“我今现见恶不善法”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了败坏，长衰永失耶！’阎王告曰：‘汝了败坏，长衰永失！今当拷汝，如治放逸行、放逸人。汝此恶业非父母为，非王非天，亦非沙门、梵志所为，汝本自作恶不善业，是故汝今必当受报。’

“阎王以此第五天使善问、善检、善教、善诃已，即付狱卒，狱卒便捉持，著四门大地狱中。于是颂曰：

“四柱有四门，壁方十二楞，

以铁为垣墙，其上铁覆盖。

地狱内铁地，炽燃铁火布，

深无量由延，乃至地底住。

极恶不可受，火色难可视，

见已身毛竖，恐惧怖甚苦。

彼堕生地狱，脚上头在下，

诽谤诸圣人，调御善清善。

“有时于后极大久远，为彼众生故，四门大地狱东门便开，东门开已，彼众生等走来趣向，欲求安处，求所归依。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，地狱东门便还自闭，彼于其中受极重苦，啼哭唤呼，心闷卧地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极大久远，南门、西门、北门复开，北门开已，彼众生等走来趣向，欲求安处，求所归依。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，地狱北门复还自闭，彼于其中受极重苦，啼哭唤呼，心闷卧地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彼众生等从四门大地狱出，四门大地狱次生峰岩地狱，火满其中，无烟无焰，令行其上，往来周旋。彼之两足皮肉及血，下足则尽，举足则生，还复如故。治彼如是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彼众生等从峰岩大地狱出，峰岩大地狱次生粪屎大地狱，满中粪屎，深无量百丈，彼众生等尽堕其中。彼粪屎大地狱中生众多虫，虫名凌瞿来，身白头黑，其嘴如针，此虫钻破彼众生足；破彼足已，复破膊肠骨；破膊肠骨已，复破髀骨；破髀骨已，复破髖骨；破髖骨已，复破脊骨；破脊骨已，复破肩骨、颈骨、头骨；破头骨已，食头脑尽。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彼众生等从粪屎大地狱出，粪屎大地狱次生铁鍱林大地狱。彼众生见已，起清凉想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等往彼，快得清凉。’彼众生等走往趣向，欲求安处，求所归依。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，便入铁鍱林大地狱中，彼铁鍱林大地狱中，四方则有大热风来；热风来已，铁鍱便落；铁鍱落时，截手、截足，或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，或截耳鼻及余支节，截身血涂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复次，彼铁鍱林大地狱中生极大狗，牙齿极长，揽彼众生，从足剥皮，至头便食；从头剥皮，至足便食。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复次，彼铁鍱林大地狱中生大乌鸟，两头铁喙，住众生额，生挑眼吞，喙破头骨，取脑而食。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彼众生等从铁鍱林大地狱出，铁鍱林大地狱次生铁剑树林大地狱。彼大剑树高一由延，刺长尺六，令彼众生使缘上下；彼上树时，刺便下向；若下树时，刺便上向。彼剑树刺贯刺众生，刺手、刺足，或刺手足，刺耳、刺鼻，或刺耳鼻及余支节，刺身血涂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于后时极大久远，彼众生等从铁剑树林大地狱出，铁剑树林大地狱次生灰河，两岸极高，周遍生刺，沸灰汤满，其中极暗。彼众生见已，起冷水想：‘当有冷水。’

彼起想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等往彼，于中洗浴，恣意饱饮，快得凉乐。’彼众生等竞走趣向，入于其中，欲求乐处，求所归依。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，便堕灰河；堕灰河已，顺流、逆流，或顺逆流。彼众生等顺流、逆流、顺逆流时，皮熟堕落，肉熟堕落，或皮肉熟俱时堕落，唯骨锁在。灰河两岸有地狱卒，手捉刀剑、大棒、铁叉，彼众生等欲度上岸，彼时狱卒还推著中。

“复次，灰河两岸有地狱卒，手捉钩罥，钩挽众生从灰河出，著热铁地，洞燃俱炽，举彼众生极扑著地，在地旋转，而问之曰：‘汝从何来？’彼众生等佥共答曰：‘我等不知所从来处，但我等今唯患大饥。’彼地狱卒便捉众生著热铁床，洞燃俱炽，强令坐上，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以热铁丸洞燃俱炽，著其口中。彼热铁丸烧唇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龂，烧龂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大肠，烧大肠已烧小肠，烧小肠已烧胃，烧胃已从身下过。彼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复次，彼地狱卒问众生曰：‘汝欲何去？’众生答曰：‘我等不知欲何所去，但患大渴。’彼地狱卒便捉众生著热铁床，洞燃俱炽，强令坐上，以热铁钳钳开其口，以沸洋铜灌其口中。彼沸洋铜烧唇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龂，烧龂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大肠，烧大肠已烧小肠，烧小肠已烧胃，烧胃已从身下过。彼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，受极重苦，终不得死，要令彼恶不善业尽。

“若彼众生地狱恶不善业不悉尽、不一切尽、尽无余者，彼众生等复堕灰河中，复上下铁剑树林大地狱，复入铁鍱林大地狱，复堕粪屎大地狱，复往来峰岩大地狱，复入四门大地狱中。若彼众生地狱恶不善业悉尽、一切尽、尽无余者，彼于其后或入畜生，或堕饿鬼，或生天中。若彼众生本为人时，不孝父母，不知尊敬沙门、梵志，不行如实，不作福业，不畏后世罪；彼受如是不爱、不念、不喜苦报，譬犹若彼地狱之中。若彼众生本为人时，孝顺父母，知尊敬沙门、梵志，行如实事，作福德业，畏后世罪；彼受如是可爱、可念、可喜乐报，犹虚空神宫殿之中。

“昔者阎王在园观中而作是愿：‘我此命终，生于人中，若有族姓极大富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食邑种种具足。彼为云何？谓刹利大长者族、梵志大长者族、居士大长者族。若更有如是族极大富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食邑种种具足，生如是家。生已觉根成就，如来所说正法之律，愿得净信。得净信已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

“昔者阎王在园观中而作是愿。于是颂曰：

“为天使所诃，人故放逸者，

长夜则忧戚，谓弊欲所覆。

为天使所诃，真实有上人，

终不复放逸，善说妙圣法。

见受使恐怖，求愿生老尽，

无受、灭无余，便为生老讫。

彼到安隐乐，现法得灭度，

度一切恐怖，亦度世间流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三

乌鸟喻、说本，天祭林、善见，

三十喻、转轮，蜱肆最在后。

王相应品乌鸟喻经第八（第二小土城诵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转轮王欲试珠宝时，便集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集四种军已，于夜暗中竖立高幢，安珠置上，出至园观；珠之光耀，照四种军，明之所及，方半由延。彼时，有一梵志而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往见转轮王及四种军，观琉璃珠。’尔时，梵志复作是念：‘且置见转轮王及四种军、观琉璃珠，我宁可往至彼林间。’

“于是，梵志便往诣林，到已入中，至一树下。坐已未久，有一獭兽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獭兽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此池本时清泉盈溢，饶藕多华，鱼龟满中，我昔所依，而今枯槁。梵志当知：我欲舍去，入彼大河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时，彼獭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究暮鸟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究暮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此池本时清泉盈溢，饶藕多华，鱼龟满中，我昔所依，而今枯槁。梵志当知：我欲舍去，依彼死牛聚处栖宿，或依死驴，或依死人聚处栖宿。我今欲去，唯畏

于人。’彼究暮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鹫鸟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鹫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大墓复至大墓杀害而来，我今欲食死象之肉，死马、死牛、死人之肉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时，彼鹫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食吐鸟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食吐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汝见向者鹫鸟去耶？我食彼吐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彼食吐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豺兽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豺兽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深涧至深涧，从榛莽至榛莽，从僻静至僻静处来，我今欲食死象之肉，死马、死牛、死人之肉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时，彼豺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乌鸟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乌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汝强额痴狂，何为问我：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彼时乌鸟，面诃梵志已，便舍而去，梵志故坐。

“复有狌狌兽来，梵志见已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狌狌兽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园至园，从观至观，从林至林，饮清泉水，食好果来。我今欲去，不畏于人。’彼狌狌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吾说此喻，欲令解义，汝等当知此说有义。时，彼獭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村邑行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护于身，不守诸根，不立正念，而彼说法，或佛所说，或声闻所说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獭兽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獭兽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此池本时清泉盈溢，饶藕多华，鱼龟满中，我昔所依，而今枯槁。梵志当知：我欲舍去，入彼大河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，入恶不善秽污法中，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是以比丘莫行如獭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彼究暮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村邑行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护于身，不守诸根，不立正念，彼入他家教化说法

，或佛所说，或声闻所说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究暮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究暮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此池本时清泉盈溢，饶藕多华，鱼龟满中，我昔所依，而今枯槁。梵志当知：我今欲去，依彼死牛聚处栖宿，或依死驴，或依死人聚处栖宿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，依恶不善秽污之法，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。是以比丘莫行如究暮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时，彼鹫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村邑行，比丘平旦者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护于身，不守诸根，不立正念，彼入他家教化说法，或佛所说，或声闻所说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鹫鸟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鹫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大墓复至大墓杀害而来，我今欲食死象之肉，死马、死牛、死人之肉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。是以比丘莫行如鹫鸟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彼食吐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村邑行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护于身，不守诸根，不立正念，彼入比丘尼房教化说法，或佛所说，或声闻所说，彼比丘尼入若干家说好说恶，受信施物持与比丘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食吐鸟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食吐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汝见向者鹫鸟去耶？我食彼吐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。是以比丘莫行如食吐鸟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时，彼豺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贫村住，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进梵行者，即便避去。若知村邑及城郭中无有智慧

精进梵行者，而来住中，或九月，或十月。诸比丘见已，便问：‘贤者，何处游行？’彼即答曰：‘诸贤，我依某处贫村邑行。’诸比丘闻已，即作是念：‘此贤者难行而行。所以者何？此贤者乃能依某贫村邑行。’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养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豺兽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豺兽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深涧至深涧，从榛莽至榛莽，从僻静至僻静处来，我今欲食死象之肉，死马、死牛、死人之肉。我今欲去，唯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。是以比丘莫行如豺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彼时，乌鸟面诃梵志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贫无事处而受夏坐，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进梵行者，即便避去。若知村邑及城郭中无有智慧精进梵行者，而来住中二月、三月。诸比丘见已，问曰：‘贤者，何处夏坐？’答曰：‘诸贤，我今依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。我不如彼诸愚痴辈，作床成就，具足五事而住于中，中前中后、中后中前，口随其味，味随其口，求而求，索而索。’时，诸比丘闻已，即作是念：‘此贤者难行而行。所以者何？此贤者乃能依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。’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养，因此得利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彼得利已，染著触猗，不见灾患，不能舍离，随意而用。彼比丘行恶戒，成就恶法，最在其边，生弊腐败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沙门称沙门；犹如梵志见乌鸟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乌鸟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汝强额痴狂，何为问我：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。是以比丘莫行如乌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，当净身行，净口、意行，住无事中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；次第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乐住远离而习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、正定、正慧，常当远离，应学如是！

“彼狌狌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，便舍而去。吾说此喻有何义耶？若有比丘依村邑行，比丘平日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于身，守摄诸根，立于正念。彼从村邑乞食已竟，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或至无事处，或至树下，或至空屋中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正身正愿，反念不向，断除贪伺，心无有诤，见他财物、诸生活具，不起贪伺，欲令我得。彼于贪伺净除其心，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断疑度惑，于善法中无有犹豫，彼于疑惑净除其心。彼已断此五盖心秽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得如是，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智通作证，彼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，如是见已，则欲漏心解脱，有漏

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犹如梵志见狌狌已，而问之曰：‘善来！狌狌，汝从何来？为欲何去？’答曰：‘梵志，我从园至园，从观至观，从林至林，饮清泉水，啖好果来。我今欲去，不畏于人。’吾说比丘亦复如是。

“是以比丘莫行如獭，莫行如究暮，莫行如鹫，莫行如食吐鸟，莫行如豺，莫行如乌，当行如狌狌。所以者何？世中无著真人如狌狌兽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说本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波罗柰，在仙人住处鹿野园中。

时，诸比丘于中食后，以小因缘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“云何，诸贤，居士在家何者为胜？为比丘等持戒妙法，成就威仪，入家受食耶？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乎？”

或有比丘作是说者：“诸贤，何用益利百千万倍，唯此至要，若有比丘持戒妙法，成就威仪，入家受食，非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陀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何用益利百千万倍？设复过是，唯此至要，若有比丘持戒妙法，成就威仪，入家受食，非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。所以者何？我忆昔时在此波罗柰国为贫穷人，唯仰捃拾客担生活。是时，此波罗柰国灾旱、早霜、虫蝗，五谷不熟，人民荒俭，乞求难得。是时，有一辟支佛，名曰无患，依此波罗柰住。于是，无患辟支佛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而行乞食。我于尔时为捃拾故，早出波罗柰。诸贤，我登出时，逢见无患辟支佛入彼。时，无患辟支佛持净钵入，如本净钵出。

“诸贤，我时捃还入波罗柰，复见无患辟支佛出。彼见我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旦入时，见此人出；我今还出，复见此人入。此人或能未得食也，我今宁可随此人去。’时，辟支佛便追寻我，如影随形。诸贤，我持捃还到家，舍担而回顾视，便见无患辟支佛来追寻我后，如影随形。我见彼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旦出时，见此仙人入城乞食。今此仙人或未得食，我宁可自缺己食，分与此仙人。’作是念已，即持食分与辟支佛，白曰：‘仙人，当知此食是我己分，为慈愍故，愿哀受之！’时，辟支佛即答我曰：‘居士，当知今年灾旱、早霜、虫蝗，五谷不熟，人民荒俭，乞求难得。汝可减半著我钵中，汝自食半，俱得存命，如是者好。’我复白曰：‘仙人，当知我在居家自有釜灶、有樵薪、有谷米，饮食早晚亦无时节。仙人，当为慈愍我故，尽受此食！’时，辟支佛为慈愍故，便尽受之。

“诸贤，我因施彼一钵食福，七反生天，得为天王；七反生人，复为人王。诸贤，我因施彼一钵食福，得生如此释种族中，大富丰饶，多诸畜牧、封户、食邑，资财无量，珍宝具足。诸贤，我因施彼一钵食福，弃舍百千姟金钱王，出家学道，况复其余种种杂物？诸贤，我因施彼一钵食福，为王、王臣、梵志、居士、一切人民所见识待，及四部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所见敬重。诸贤，我因施彼一钵食福，常为人所请求，令受饮食、衣被、氍毹、毾㲪、床褥、綩綖、病瘦汤药、诸生活具，非不请求。若我尔时知彼沙门是无著真人者，所获福报当复转倍，受大果报，极妙功德，明所彻照，极广甚大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无著真人逮正解脱，说此颂曰：

“我忆昔贫穷，唯仰捃拾活，

缺己供沙门，无患最上德。

因此生释种，名曰阿那律，

善解能歌舞，作乐常欢喜。

我得见世尊，正觉如甘露，

见已生信乐，弃舍家学道。

我得识宿命，知本之所生，

生三十三天，七反住于彼。

此七彼亦七，世受生十四，

人间及天上，初不堕恶处。

我今知死生，众生往来处，

知他心是非，贤圣五娱乐。

得五支禅定，常息心静默，

已得静正住，便逮净天眼。

所为今学道，远离弃舍家，

我今获此义，得入佛境界。

我不乐于死，亦不愿于生，

随时任所适，建立正念智。

随耶离竹林，我命在彼尽，

当在竹林下，无余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在于宴坐，以净天耳出过于人，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。

世尊闻已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至讲堂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，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讲堂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我等今日以尊者阿那律陀因过去事而说法故集坐讲堂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今日欲从佛闻因未来事而说法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因未来事而说法者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未来久远当有人民寿八万岁。人寿八万岁时，此阎浮洲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村邑相近，如鸡一飞。诸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女年五百乃当出嫁。诸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唯有如是病，谓寒、热、大小便、欲、饮食、老，更无余患。

“诸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有王名螺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有大金幢，诸宝严饰，举高千肘，围十六肘，彼当竖之。既竖之后，下便布施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彼施此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彼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夷哆在众中坐。于是，尊者阿夷哆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可得作王，号名曰螺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我当有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

，能伏他众。我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有大金幢，诸宝严饰，举高千肘，围十大肘，我当竖之。既竖之后，下便布施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绾綖、给使、明灯。我施此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我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诃尊者阿夷哆曰：“汝愚痴人！应更一死，而求再终。所以者何？谓汝作是念：‘世尊，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可得作王，号名曰螺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我当有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我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有大金幢，诸宝严饰，举高千肘，围十六肘，我当竖之。既竖之后，下便布施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绾綖、给使、明灯。我施此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我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夷哆，汝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当得作王，号名曰螺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汝当有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汝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有大金幢，诸宝严饰，举高千肘，围十六肘，汝当竖之。既竖之后，下便布施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绾綖、给使、明灯。汝施此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汝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当有佛，名弥勒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；犹如我今已成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。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；犹如

我今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当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；犹如我今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彼当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；犹如我今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。彼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，犹如我今无量百千比丘众。”

尔时，尊者弥勒在彼众中。于是，尊者弥勒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可得成佛，名弥勒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；如今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我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；如今世尊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我当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；如今世尊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我当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；如今世尊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。我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，如今世尊无量百千比丘众。”

于是，世尊叹弥勒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弥勒，汝发心极妙，谓领大众。所以者何？如汝作是念：‘世尊，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可得成佛，名弥勒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；如今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我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；如今世尊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我当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；如今世尊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我当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；如今世尊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。’”

佛复告曰：“弥勒，汝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，当得作佛，名弥勒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；犹如我今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汝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；犹如我今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汝当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；犹如我今说法，

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汝当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；犹如我今广演流布梵行，大会无量，从人至天，善发显现。汝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，犹如我今无量百千比丘众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。于是，世尊回顾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取金缕织成衣来，我今欲与弥勒比丘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受世尊教，即取金缕织成衣来，授与世尊。于是，世尊从尊者阿难受此金缕织成衣已，告曰：“弥勒，汝从如来取此金缕织成之衣，施佛、法、众。所以者何？弥勒，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为世间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”

于是，尊者弥勒从如来取金缕织成衣已，施佛、法、众。

时，魔波旬便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游行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园中，彼为弟子因未来说法，我宁可往而娆乱之。”

时，魔波旬往至佛所，到已向佛即说颂曰：

“彼必定当得，容貌妙第一，

华鬘璎珞身，明珠佩其臂，

若在鸡头城，螺王境界中”

于是，世尊而作是念：“此魔波旬来到我所，欲相娆乱。”世尊知已，为魔波旬即说颂曰：

“彼必定当得，无伏无疑惑，

断生老病死，无漏所作讫，

若行梵行者，弥勒境界中。”

于是，魔王复说颂曰：

“彼必定当得，名衣上妙服，

栴檀以涂体，身脯直姝长，

若在鸡头城，螺王境界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颂曰：

“彼必定当得，无主亦无家，

手不持金宝，无为无所忧，

若行梵行者，弥勒境界中。”

于是，魔王复说颂曰：

“彼必定当得，名财好饮食，

善能解歌舞，作乐常欢喜，

若在鸡头城，螺王境界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颂曰：

“彼为必度岸，如鸟破网出，

得禅自在游，具乐常欢喜，

汝魔必当知，我已相降伏。”

于是，魔王复作是念：“世尊知我！善逝见我！”愁恼忧戚不能得往，即于彼处忽没不现。

佛说如是，弥勒、阿夷哆、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四 王相应品大天奈林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至弥萨罗，住大天柰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行道中路欣然而笑。尊者阿难见世尊笑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何因缘笑？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若无因缘，终不妄笑。愿闻其意！”

彼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在昔异时此弥萨罗柰林之中，于彼有王，名曰大天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成就七宝，为何谓耶？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轮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于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上；有天轮宝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焰，光明昱烁。大天王见已，欢喜踊跃，心自念曰：‘生贤轮宝，生妙轮宝，我亦曾从古人闻之：若顶生刹利王于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上；有天轮宝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焰，光明昱烁。彼必当作转轮王也。我将无作转轮王耶？’

“阿难，昔大天王将欲自试天轮宝。时，集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。集四种军已，诣天轮宝所，以左手抚轮，右手转之，而作是语：‘随天轮宝，随天轮宝之所转去。’阿难，彼天轮宝转已即去，向于东方。时，大天王亦自随后及四种军。若天轮宝有所住处，时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种军。于是，东方诸小国王，彼皆来诣大天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善来！天王，此诸国土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，尽属天王，惟愿天王以法教之！我等亦当辅佐天王。’于是，大天王告诸小王曰：‘卿等各各自领境界，皆当以法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’

“阿难，彼天轮宝过东方去，度东大海，回至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。阿难，随天轮宝周回转去时，大天王亦自随后及四种军。若天轮宝有所住处，时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种军。于是北方诸小国王，彼皆来诣大天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善来！天王，此诸国土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，尽属天王，惟愿天王以法教之！我等亦当辅佐天王。’于是，大天王告诸小王曰：‘卿等各各自领境界，皆当以法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’阿难，彼天轮宝过北方去，度北大海，即时速还至本王城。彼大天王坐正殿上断理财物，时，天轮宝住于虚空。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天轮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象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而生象宝，彼象极白而有七支，其象名曰于娑贺。大天王见已，欢喜踊跃，若可调者，极令贤善。阿难，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象师曰：‘汝速御象，令极善调。若象调已，便来白我。’尔时，象师受王教已，至象宝所，速御象宝，令极善调。彼时象宝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。犹昔良象寿无量百千岁，以无量百千岁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；彼象宝者亦复如是，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。阿难，尔时，象师速御象宝，令极善调。象宝调已，便诣大天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我以极御治之，象宝已调，随天王意。’阿难，昔大天王试象宝时，平旦日出，至象宝所，乘彼象宝，游一切地乃至大海，即时速还至本王城。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白象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马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而生马宝。彼马宝者，极绀青色，头像如鸟，以毛严身，名髦马王。天王见已，欢喜踊跃，若可调者，极令贤善。阿难，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马师曰：‘汝速御马，令极善调。若马调已，便来白我。’尔时，马师受王教已，至马宝所，速御马宝，令极善调。彼时马宝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。犹昔良马寿无量百千岁，以无量百千岁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；彼马宝者亦复如是，受极御治，疾得善调。阿难，尔时，马师速御马宝，令极善调。马宝调已，便诣大天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我以极御治之，马宝已调，随天王意。’阿难，昔大天王试马宝时，平旦日出，至马宝所，乘彼马宝，游一切地乃至大海，即时速还至本王城。是谓

大天王成就如是绀马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珠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而生珠宝。彼珠宝者，明净自然，无有造者，八楞无垢，极好磨治，贯以五色绳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。阿难，时，大天王内宫殿中欲得灯明，即用珠宝。阿难，昔大天王试珠宝时，便集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。集四种军已，于夜暗中竖立高幢，安珠置上，出至园观，珠之光耀照四种军，明之所及方半由延。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明珠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女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而生女宝。彼女宝者，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少不及天，姿容端正，睹者欢悦，口出芬馥青莲华香，身诸毛孔出栴檀馨，冬则身温，夏则身凉。彼女至心承事于王，发言悦乐，所作捷疾，聪明智慧，欢喜行善。彼女念王，常不离心，况身、口行？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美女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成就居士之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生居士宝。彼居士宝极大丰富，资财无量，多有畜牧、封户、食邑，种种具足福业之报，而得天眼，见诸宝藏，空、有悉见，见有守护、无守护者，金藏、钱藏，作以不作皆悉见之。阿难，彼居士宝诣大天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若欲得金及钱宝者，天王莫忧！我自知时。’阿难，昔大天王试居士宝时，彼王乘船，入恒水中，告曰：‘居士，我欲得金及以钱宝。’居士白曰：‘天王，愿船至岸。’时，大天王告曰：‘居士，正欲此中得，正欲此中得。’居士白曰：‘天王，愿令船住。’阿难，时，居士宝至船前头，长跪伸手，便于水中举四藏，出金藏、钱藏、作藏、不作藏，白曰：‘天王，随意所欲，金及钱宝恣其所用；用已余者，还著水中。’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居士之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成就主兵臣宝？阿难，时，大天王生主兵宝。彼主兵臣聪明智慧，辩才巧言，多识分别。主兵臣宝为大天王设现世义，劝安立之；设后世义，劝安立之；设现世义、后世义，劝安立之。彼主兵臣为大天王，欲合军众，便能合之，欲解便解，欲令大天王四种军众不使疲乏，及劝助之，诸臣亦然。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主兵臣宝。

“阿难，是谓大天王成就七宝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云何得人四种如意之德？

“彼大天王寿命极长八万四千岁，为童子嬉戏八万四千岁，作小国王八万四千岁，为大国王八万四千岁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，住大天柰林中。阿难，若大天王寿命极长八万四千岁，为童子嬉戏

八万四千岁，作小国王八万四千岁，为大国王八万四千岁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，住大天柰林中者，是谓大天王第一如意之德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彼大天王无有疾病，成就平等食味之道，不冷不热，安隐无诤，由是之故，其所饮食而得安消。阿难，若大天王无有疾病，成就平等食味之道，不冷不热，安隐无诤，由是之故，其所饮食而得安消者，是谓大天王第二如意之德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彼大天王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少不及天，端正姝好，睹者欢悦。阿难，若大天王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小不及天，端正姝好，观者欢悦，是谓大天王第三如意之德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彼大天王常于爱念梵志、居士，如父念子；梵志、居土亦复敬重于大天王，如子敬父。阿难，昔大天王在园观中告御者曰：‘徐徐御车，我欲久视梵志、居士。’梵志、居士亦告御者：‘徐徐御车，我等欲久视大天王。’阿难，若大天王常于爱念梵志、居士，如父念子；梵志、居士亦复敬重于大天王，如子敬父者，是谓大天王第四如意之德。

“阿难，是谓大天王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剃须人：‘汝若见我头生白发者，便可启我。’于是，剃须人受王教已，而于后时沐浴王头，见生白发，见已，启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。’彼大天王复告剃发人：‘汝持金镊徐拔白发，著吾手中。’时，剃发人闻王教已，即以金镊徐拔白发，著王手中。阿难，彼大天王手捧白发而说颂曰：

“‘我头生白发，寿命转衰减，

天使已来至，我今学道时。’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见白发已，告太子曰：‘太子，当知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。太子，我已得人间欲，今当复求天上之欲。太子，我欲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太子，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，汝当如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太子，汝后若见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者，汝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，善教敕之。授太子国已，汝亦当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太子，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。太子，云何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？太子，若此国中传授法绝，不复续者，是名人民堕在极边。太子，以是之故，我今为汝转。太子，我已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。’

“阿难，彼大天王以此国政付受太子，善教敕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大天王柰林中。彼亦转轮王，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云何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？如前所说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

“阿难，彼转轮王亦于后时告剃发人：‘汝若见我头生白发者，便可启我。’于是，剃发人受王教已，而于后时沐浴王头，见生白发，见已，启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。’彼转轮王复告剃发人：‘汝持金镊徐拔白发，著吾手中。’时，剃须人闻王教已，即以金镊徐拔白发，著王手中。阿难，彼转轮王手捧白发，而说颂曰：

“‘我头生白发，寿命转衰减，

天使已来至，我今学道时。’

“阿难，彼转轮王见白发已，告太子曰：‘太子，当知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。太子，我已得人间欲，今当复求天上之欲。太子，我欲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，汝当如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太子，汝后若见天使已至，头生白发者，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，善教敕之。授太子国已，汝亦当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太子，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。太子，云何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？太子，若此国中传授法绝，不复续者，是名人民堕在极边。太子，以是之故，我今为汝转。太子，我已为汝转此相继之法，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，莫令人民堕在极边。’

“阿难，彼转轮王以此国政付授太子，善教敕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。

“阿难，是为从子至子，从孙至孙，从族至族，从见至见，展转八万四千转轮王，剃除须发，著袈娑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。彼最后王名曰尼弥，如法法王，行法如法，而为太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，乃至昆虫，奉持法斋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

“彼时，三十三天集坐善法讲堂，咨嗟称叹尼弥王曰：‘诸贤，鞞陀提人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彼最后王名曰尼弥，如法法王，行法如法，而为大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，乃至昆虫，奉持法斋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

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缦綖、给使、明灯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天帝释告三十三天曰：‘诸贤，汝等欲得即在此见尼弥王耶？’三十三天白曰：‘拘翼，我等欲得即在此见彼尼弥王。’尔时，帝释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三十三天上忽没不现，已来至此尼弥王殿。于是，尼弥王见天帝释，见已，问曰：‘汝为是谁？’帝释答曰：‘大王，闻有天帝释耶？’答曰：‘闻有帝释。’告曰：‘我即是也。大王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三十三天为汝集坐善法讲堂，咨嗟称叹曰：“诸贤，鞞陀提人有大善利，有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彼最后王名曰尼弥，如法法王，行法如法，而为太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，乃至昆虫，奉持法斋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缦綖、给使、明灯。”大王，欲见三十三天耶？’答曰：‘欲见。’帝释复告尼弥王曰：‘我还天上，当敕严驾千象车来，大王乘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。’时，尼弥王为天帝释默然而受。

“于是，帝释知尼弥王默然受已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尼弥王殿忽没不现，已还至彼三十三天。帝释到已，告御者曰：‘汝速严驾千象车，往迎尼弥王，到已白曰：“大王，当知天帝释遣此千象车来迎于大王，可乘此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。”王乘车已，复白王曰：“王欲令我从何道送？为从恶受恶报道，为从妙受妙报道耶？”’

“于是，御者受帝释教已，即便严驾千象车，往至尼弥王所，到已白曰：‘大王，当知帝释遣此千象车来迎于大王，可乘此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。’时，尼弥王升彼车已，御者复白王：‘欲令我从何道送？为从恶受恶报道？为从妙受妙报道耶？’时，尼弥王告御者曰：‘汝于两道中间送我，恶受恶报，妙受妙报。’于是，御者便于两道中间送王，恶受恶报，妙受妙报。于是，三十三天遥见尼弥王来，见已称善：‘善来！大王，善来！大王，可与三十三天共住娱乐。’时，尼弥王为三十三天而说颂曰：

“‘犹如假借乘，一时暂求车，

此处亦复然，谓为他所有。

我还弥萨罗，当作无量善，

因是生天上，作福为资粮。’

“阿难，昔大天王者，汝谓异人耶？莫作是念！当知即是我也。阿难，我昔从子至子，从孙至孙，从族至族，从我展转八万四千转轮王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

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学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。阿难，我尔时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尔时说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净，不究竟梵行；不究竟梵行讫，尔时不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亦未能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我今出世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我今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我今说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讫，我今得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我今已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我今为汝转相继法，汝亦当复转相继法，莫令佛种断。阿难，云何我今为汝转相继法，汝亦当复转相继法，莫令佛种断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。阿难，是谓我今为汝转相继法，汝亦当复转相继法，莫令佛种断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大善见王经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尸城，住恕跋单力士娑罗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时，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往至双娑罗树间，可为如来北首敷床，如来中夜当般涅槃。”

尊者阿难受如来教，即诣双树，于双树间而为如来北首敷床。敷床已讫，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已为如来于双树间北首敷床，惟愿世尊自当知时！”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双树间，四叠郁多罗僧以敷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最后欲取般涅槃。

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更有余大城，一名、瞻波，二名、舍卫，三名、鞞舍离，四名、王舍城，五名、波罗柰，六名、加维罗卫。世尊不于彼般涅槃，何故正在此小土城？诸城之中此最为下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莫说此为小土城，诸城之中此最为下。所以者何？乃过去时，此拘尸城名拘尸王城，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。阿难，拘尸王城长十二由延，广七由延。阿难，造立楼橹，高如一人，或二、三、四至高七人。阿难，拘尸王城于外周匝有堑七重，其堑则以四宝砖垒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其底布以四种宝沙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阿难，拘尸王城周匝外有垣墙七重，其墙亦以四宝砖垒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阿难，拘尸王城周匝七重，行四宝多罗树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多罗树银叶华实，银多罗树金叶华实，琉璃多罗树水精叶华实，水精多罗树琉璃叶华实。

“阿难，彼多罗树间作种种华池——青莲华池，红莲、赤莲、白莲华池。阿难，其华池岸四宝砖垒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其底布以四种宝沙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阿难，彼池中有四宝梯陛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陛银蹬，银陛金蹬，琉璃陛水精蹬，水精陛琉璃蹬。阿难，彼池周匝有四宝钩栏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栏银钩，银栏金钩，琉璃栏水精钩，水精栏琉璃钩。阿难，彼池覆以罗网，铃悬其间，彼铃四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铃银舌，银铃金舌，琉璃铃水精舌，水精铃琉璃舌。

“阿难，于彼池中植种种水华——青莲华，红莲、赤莲、白莲华，常水常华，无守视者，通一切人。阿难，于彼池岸植种种陆华——修摩那华、婆师华、薝蔔华、修揵提华、摩头揵提华、阿提牟哆华、波罗头华。

“阿难，其华池岸有众多女，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少不及天，姿容端正，睹者欢悦，众宝璎珞，严饰具足。彼行惠施，随其所须，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给使、明灯，悉以与之。

“阿难，其多罗树叶，风吹之时，有极上妙音乐之声，犹五种妓工师作乐，极妙上好谐和之音。阿难，其多罗树叶，风吹之时，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拘尸城中设有弊恶极下之人，其有欲得五种妓乐者，即共往至多罗树间，皆得自恣，极意娱乐。阿难，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种声，未曾断绝，象声、马声、车声、步声、吹螺声、鼓声、薄洛鼓声、伎鼓声、歌声、舞声、饮食声、惠施声。

“阿难，拘尸城中有王，名大善见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云何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？如前所说七宝、四种人如意之德。

“阿难，于是，拘尸王城梵志、居士，多取珠宝、钳婆罗宝，载诣大善见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多珠宝、钳婆罗宝，天王当为见慈愍故，愿垂纳受！’大善见王告梵志、居士曰：‘卿等送献，我所不须，吾亦自有。’

“阿难，复有八万四千诸小国王诣大善见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我等欲为天王作殿。’大善见王告诸小王：‘卿等欲为我作正殿，我所不须，自有正殿。’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皆叉手向，再三白曰：‘天王，我等欲为天王作殿，我等欲为天王作殿。’于是，大善见王为八万四千诸小王故，默然而听。尔时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知大善见王默然听已，拜谒辞退，绕三匝而去，各还本国，以八万四千车载金自重，并及其钱作以不作，复以一一珠宝之柱载往拘尸城，去城不远，作大正殿。

“阿难，彼大正殿长一由延，广一由延。阿难，彼大正殿四宝砖垒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阿难，彼大正殿四宝梯陛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陛银蹬，银陛金蹬，琉璃陛水精蹬，水精陛琉璃蹬。阿难，大正殿中有八万四千柱，以四宝作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柱银栌磉，银柱金栌磉，琉璃柱水精栌磉，水精柱琉璃栌磉。阿难，大正殿内立八万四千楼，以四宝作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楼银覆，银楼金覆，琉璃楼水精覆，水精楼琉璃覆。

“阿难，大正殿中设八万四千御座，亦四宝作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楼设银御座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如是银楼设金御座，琉璃楼设水精御座，水精楼设琉璃御座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阿难，彼大正殿周匝绕有四宝钩栏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栏银钩，银栏金钩，琉璃栏水精钩，水精栏琉璃钩。阿难，彼大正殿覆以罗网，铃悬其间，彼铃四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铃银舌，银铃金舌，琉璃铃水精舌，水精铃琉璃舌。

“阿难，彼大正殿具足成已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去殿不远，作大华池。阿难，彼大华池长一由延，广一由延。阿难，彼大华池四宝砖垒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其底布以四种宝沙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。阿难，彼大华池有四宝梯陛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陛银蹬，银陛金蹬，琉璃陛水精蹬，水精陛琉璃蹬。

“阿难，彼大华池周匝绕有四宝钩栏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栏银钩，银栏金钩，琉璃栏水精钩，水精栏琉璃钩。阿难，彼大华池覆以罗网，铃悬其间，彼铃四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铃银舌，银铃金舌，琉璃铃水精舌，水精铃琉璃舌。阿难，彼大华池其中则有种种水华——青莲华、红莲、赤莲、白莲华，常水常华，有守视者，不通一切人。阿难，彼大华池其岸则有种种陆华——修摩那华、婆师华、薝蔔华、修揵提华、摩头揵提华、阿提牟哆华、波罗赖华。

“阿难，如是大殿及大华池具足成已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去殿不远，作多罗园。阿难，彼多罗园长一由延，广一由延。阿难，多罗园中植八万四千多罗树，则以四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多罗树银叶华实，银多罗树金叶华实，琉璃多罗树水精叶华实，水精多罗树琉璃叶华实。阿难，彼多罗园周匝有四宝钩栏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栏银钩，银栏金钩，琉璃栏水精钩，水精栏琉璃钩。阿难，彼多罗园覆以罗网，铃悬其间，彼铃四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金铃银舌，银铃金舌，琉璃铃水精舌，水精铃琉璃舌。

“阿难，如是大殿华池及多罗园具足成已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即共往诣大善见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大殿华池及多罗园悉具足成，惟愿天王随意所欲。’阿难，尔时，大善见王便作是念：‘我不应先升此大殿！若有上尊沙门、梵志，依此拘尸王城住者，我宁可请一切来集坐此大殿，施设上味极美肴馔，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皆令饱满，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讫，发遣令还。’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作是念已，即请上尊沙门、梵志，依彼拘尸王城住者，一切来集升大正殿。都集坐已，自行澡水，便以上味极美肴馔，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皆令饱满。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讫，受咒愿已，发遣令还。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复作是念：‘今我不应大正殿中而行于欲，我宁可独将一侍人升大殿住。’阿难，大善见王则于后时，将一侍人升大正殿，便入金楼，坐银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。从金楼出，次入银楼，坐金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。从银楼出，入琉璃楼，坐水精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。从琉璃楼出，入水精楼，坐琉璃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逮初禅成就游。

“阿难，尔时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并久不见大善见王，各怀饥虚，渴仰欲见。于是，八万四千夫人共诣女宝，白曰：‘天后，当知我等并久不覲天王。天后，我等今欲共见天王。’女宝闻已，告主兵臣：‘汝今当知，我等并久不覲天王，今欲往见。’主兵臣闻，即送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至大正殿。八万四千象、八万四千马、八万四千车、八万四千步、八万四千小王亦共侍送至大正殿。当去之时，其声高大，音响震动，大善见王闻其声高大，音声震动，闻已，即问傍侍者曰：‘是谁声高大，音响震动？’侍者白曰：‘天王，是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，今悉共来诣大正殿。八万四千象、八万四千马、八万四千车、八万四千步、八万四千小王亦复共来诣大正殿，是故其声高大，音响震动。’大善见王闻已，告侍者曰：‘汝速下殿，可于露地疾敷金床，讫还白我。’侍者受教，即从殿下，则于露地疾敷金床讫，还白曰：‘已为天王则于露地敷金床讫，随天王意。’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即共侍者从殿来下，升金床上，结跏趺坐。阿难，彼时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皆悉共前，诣大善见王。阿难，大善见王遥见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，见已，则便闭塞诸根。于是，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见王闭塞诸根已，便作是念：‘天王今必不用我等。所以者何？天王适见我等，便闭塞诸根。’

“阿难，于是，女宝则前往诣大善见王，到已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尽是天王所有，惟愿天王常念我等，乃至命终！八万四千象、八万四千马、八万四千车、八万四千步、八万四千小王，尽是天王所有，惟愿天王常念我等，乃至命终！’

“彼时大善见王闻斯语已，告女宝曰：‘妹，汝等长夜教我为恶，不令行慈。妹，汝等从今已后，当教我行慈，莫令为恶。’阿难，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却住一面，涕零悲泣，而作此语：‘我等非是天王之妹，而今天王称我等为妹。’

“阿难，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各各以衣抆拭其泪，复前往诣大善见王，到已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我等云何教天王行慈，不为恶耶？’大善见王答曰：‘诸妹，汝等为我，应如是说：“天王知不？人命短促，当就后世，应修梵行，生无不终。天王，当知彼法必来，非可爱念，亦不可喜，坏一切世，名曰为死。是以天王于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有念有欲者，惟愿天王悉断、舍离，至终莫念！于八万四千象、八万四千马、八万四千车、八万四千步、八万四千小王，天王有欲有念者，惟愿天王悉断、舍离，至终莫念！”诸妹，汝等如是教我行慈，不令为恶。’

“阿难，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白曰：‘天王，我等从今已后，当教天王行慈，不令为恶。天王，人命短促，当就后世。彼法必来，非可爱念，亦不可喜，坏一切世，名曰为死。是以天王于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有念有欲者，惟愿天王悉断、舍离，至终莫念！于八万四千象、八万四千马、八万四千车、八万四千步、八万四千小王，天王有欲有念者，惟愿天王悉断、舍离，至终莫念！’阿难，大善见王为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发遣令还。阿难，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知大善见王发遣已，各拜辞还。

“阿难，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还去不久，大善见王即共侍者还升大殿，则入金楼，坐银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作是观：‘我是最后边，念欲、念恚、念害、斗诤、相憎、谀谄、虚伪、欺诳、妄言，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。’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从金楼出，次入银楼，坐金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作是观：‘我是最后边，念欲、念恚、念害、斗诤、相憎、谀谄、虚伪、欺诳、妄言，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。’心与悲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从银楼出，入琉璃楼，坐水精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作是观：‘我是最后边，念欲、念恚、念害、斗诤、相憎、谀谄、虚伪、欺诳、妄言，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。’心与喜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从琉璃楼出，入水精楼，坐琉璃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。坐已，作是观：‘我是最后边，念欲、念恚、念害、斗诤、相憎、谀谄、虚伪、欺诳、妄言，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。’心与舍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于最后时生微微死痛，犹如居士或居士子，食极妙食，生小微烦。阿难，大善见王于最后时生微微死痛亦复如是。阿难，尔时大善见王，修习四梵室，舍念欲已，乘是命终，生梵天中。

“阿难，在昔异时大善见王者，汝谓异人耶？莫作斯念！当知即是我也。阿难，我于尔时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尔时说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净，不究竟梵行；不究竟梵行讫，尔时不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亦未能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我今出世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我今为自饶益，亦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我今说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讫，我今得离生老病死、啼哭忧戚，我今已得脱一切苦。

“阿难，从拘尸城，从恕跋单力士娑罗林，从尼连然河，从婆求河，从天冠寺，从为我敷床处，我于其中间七反舍身，于中六返为转轮王，今第七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。

“阿难，我不复见世中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天至人，更复舍身者，是处不然。阿难，我今最后生、最后有、最后身、最后形、得最后我，我说是苦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五 王相应品三十喻经第十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共受夏坐。

尔时，世尊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。世尊坐已，便入定意，观诸比丘心。于是，世尊见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，无有睡眠，除阴盖故。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，息极息、妙极妙。

是时，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。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，无有睡眠，除阴盖故。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，息极息、妙极妙。舍梨子，谁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？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，无有睡眠，除阴盖故。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，息极息、妙极妙。世尊，无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，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众、戒、不放逸、布施及定，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如是！如是！无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，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众、戒、不放逸、布施及定，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严饰具，缯彩锦罽、指环、臂钏、肘璎、咽钳、生色珠鬘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戒德为严饰具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戒德为严饰具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五仪式，剑、盖、天冠、珠柄之拂及严饰屣，守卫其身，令得安隐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持禁戒为卫梵行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禁戒为卫梵行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守阁人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护六根为守阁人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护六根为守阁人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守门将，聪明智慧，分别晓了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正念为守门将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正念为守门将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好浴池，清泉平满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息心为浴池泉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息心为浴池泉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沐浴人，常使洗浴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善知识为沐浴人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善知识为沐浴人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涂身香，木蜜、沉水、栴檀、苏合、鸡舌、都梁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戒德为涂香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戒德为涂香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好衣服，初摩衣、锦缯衣、白氎衣、加陵伽波恕逻衣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惭愧为衣服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惭愧为衣服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好床座，极广高大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四禅为床座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四禅为床座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工剃师，常使洗浴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正念为剃师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正念为剃师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肴馔美食，种种异味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喜为食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于喜以为食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饮，柰饮、瞻波饮、甘蔗饮、蒲桃饮、末蹉提饮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法味为饮，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法味以为饮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妙华鬘，青莲华鬘、蔷蔔华鬘、修摩那华鬘、婆师华鬘、阿提牟哆华鬘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三定为华鬘：空、无愿、无相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三定为华鬘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诸屋舍，堂阁、楼观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三室为屋舍：天室、梵室、圣室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三室为屋舍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典守者，谓守室人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智慧为守室人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守室人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诸国邑四种租税，一分供王及给皇后、宫中婇女，二分供给太子、群臣，三分供国一切民人，四分供给沙门、梵志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四念处为租税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四念处为租税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，以四正断为四种军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四正断为四种军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舆——象舆、马舆、车舆、步舆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四如意足为搦舆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四如意足以为舆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车庄，以众好师子、虎、豹斑文之皮，织成杂色种种庄饰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止观为车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止观以为车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驾御者，谓御车人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正念为驾御人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正念为驾御人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极高幢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己心为高幢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己心为高幢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好道路，平正坦然，唯趣园观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八支圣道为道路，平正坦然，唯趣涅槃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八支圣道以为道路，平正坦然，唯趣涅槃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主兵臣，聪明智慧，分别晓了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智慧为主兵臣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智慧为主兵臣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大正殿，极广高敞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智慧为大正殿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大正殿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升高殿上，观殿下人往来走踊、住立坐卧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升无上智慧高殿，为自观己心，周正柔软，欢喜远离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无上智慧高殿，为自观己心，周正柔软，欢喜远离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宗正卿，谙练宗族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四圣种为宗正卿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四圣种为宗正卿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名良医，能治众病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正念为良医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正念为良医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正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无碍定为正御床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无碍定为正御床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有名珠宝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不动心解脱为名珠宝，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不动心解脱为名珠宝者，便能舍恶，修习于善。

“舍梨子，犹如王及大臣极净沐浴，好香涂身，身极清净；舍梨子，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以自观己心为身极净。舍梨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成就自观己心为身净者，便能敬重奉事世尊、法及比丘众、戒、不放逸、布施及定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转轮王经第十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摩兜丽刹利，在柰林驶河岸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比丘，当自燃法灯，自归己法！莫燃余灯，莫归余法！诸比丘，若自燃法灯，自归己法，不燃余灯，不归余法者，便能求学得利，获福无量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昔时有王名曰坚念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云何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？如前所说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

“于是，坚念王而于后时，天轮宝移，忽离本处。有人见之，诣坚念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轮宝移，离于本处。’坚念王闻已，告曰：‘太子，我天轮宝移离于本处。太子，我自曾从古人闻之，若转轮王天轮宝移，离本处者，彼王必不久住，命不久存。太子，我已得人间之欲，今当复求于天上欲。太子，我欲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太子，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，汝当如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太子，汝后若见天轮宝移离本处者，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，善教敕之。授太子国已，汝亦当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于是，坚念王授太子国，善教敕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

“时，坚念王出家学道七日之后，彼天轮宝即没不现。失天轮已，刹利顶生王便大忧恼，愁戚不乐。刹利顶生王即诣父坚念王仙人所，到已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王学道七日之后，彼天轮宝便没不现。’父坚念王仙人告子刹利顶生王曰：‘汝莫以失天轮宝故而怀忧戚。所以者何？汝不从父得此天轮。’刹利顶生王复白父曰：‘天王，我今当何所为？’

“父坚念王仙人告其子曰：‘汝当应学相继之法！汝若学相继之法者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，轮有千幅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。’刹利顶生王复白父曰：‘天王，云何相继之法欲令我学，令我学已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？’

“父坚念王仙人复告子曰：‘汝当观法如法，行法如法，当为太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若汝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、梵志者，汝当随时往诣彼所，问法受法：“诸尊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为罪？何者为福？何者为妙？何者非妙？何者为黑？何者为白？黑白之法从何而生？何者现世义？何者后世义？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？”从彼闻已，行如所说。若汝国中有贫穷者，当出财物，以给恤之。子，是谓相继之法，汝当善学！汝善学已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。’

“刹利顶生王便于后时观法如法，行法如法，而为太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若其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、梵志者，便自随时往诣彼所，问法受法：‘诸尊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为罪？何者为福？何者为妙？何者非妙？何者为黑？何者为白？黑白之法从何而生？何者现世义？何者后世义？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？’从彼闻已，行如所说。若其国中有贫穷者，即出财物，随时给恤。刹利顶生王于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。彼亦得转轮王，亦成就七宝，亦得人四种如意之德。云何成就七宝，得人四种如意之德？亦如前说。

“彼转轮王而于后时，天轮宝移，忽离本处。有人见之，诣转轮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轮宝移，离于本处。’转轮王闻已，告曰：‘太子，我天轮宝移离本处。太子，我曾从父坚念王仙人闻之，若转轮王天轮宝移离本处者，彼王必不久住，命不久存。太子，我已得人间之欲，今当复求于天上欲。太子，我欲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太子，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，汝当如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无令国中有诸恶业、非梵行人。太子，汝后若见天轮宝移离本处者，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，善教敕之。授太子国已，汝亦当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于是，转轮王授太子国，善教敕已，便剃除须发，著袈娑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

“彼转轮王出家学道七日之后，彼天轮宝即没不现。失天轮已，刹利顶生王而不忧戚，但染欲著欲，贪欲无厌，为欲所缚，为欲所触，为欲所使，不见灾患，不知出要，便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遂衰减，不复增益。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，国土人民转增炽盛，无有衰减；刹利顶生王亦复如是，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遂衰减，不复增益。

“于是，国师梵志案行国界，见国人民转就衰减，不复增益，便作是念：‘刹利顶生王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土人民转就衰减，不复增益。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，国土人民转增炽盛，无有衰减；此刹利顶生王亦复如是，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土人民转就衰减，不复增益。’

“国师梵志即共往诣刹利顶生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天王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土人民转就衰减，不复增益。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，国土人民转增炽盛，无有衰减；今天王亦复如是，自出意治国，以自出意治国故，国土人民转就衰减，不复增益。’刹利顶生王闻已告曰：‘梵志，我当云何？’国师梵志白曰：‘天王，国中有人聪明智慧，明知算数，国中有大臣眷属学经明经，诵习受持相继之法，犹如我等一切眷属。天王，当学相继之法，学相继法已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。’

“刹利顶生王复问曰：‘梵志，云何相继之法欲令我学，令我学已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？’国师梵志白曰：‘天王，当观法如法，行法如法，当为太子、后妃、婇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

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若王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、梵志者，当自随时往诣彼所，问法受法：“诸尊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为罪？何者为福？何者为妙？何者非妙？何者为黑？何者为白？黑白之法从何而生？何者现世义？何者后世义？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？”从彼闻已，行如所说。若王国中有贫穷者，当出财物，用给恤之。天王，是谓相继之法，当善取学。善取学已，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沐浴澡洗，升正殿已，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，清净自然，非人所造，色如火燄，光明昱烁。’

“刹利顶生王便于后时观法如法，行法如法，而为太子、后妃、女及诸臣民、沙门、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修行布施，施诸穷乏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，以饮食、衣被、车乘、华鬘、散华、涂香、屋舍、床褥、氍毹、綩綖、给使、明灯。若其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、梵志者，便自随时往诣彼所，问法受法：‘诸尊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为罪？何者为福？何者为妙？何者非妙？何者为黑？何者为白？黑白之法从何而生？何者现世义？何者后世义？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？’从彼闻已，行如所说。

“然国中民有贫穷者，不能出物，用给恤之，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，故人转穷困。因穷困故，便盗他物；因偷盗故，其主捕伺收缚，送诣刹利顶生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盗我物，愿天王治。’刹利顶生王问彼人曰：‘汝实盗耶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实偷盗。所以者何？天王，以贫困故，若不盗者，便无以自济。’刹利顶生王即出财物而给与之，语盗者曰：‘汝等还去，后莫复作！’于是，国中人民闻刹利顶生王若国中人有行盗者，王便出财物而给与之，由斯之故，人作是念：‘我等亦应盗他财物。’于是，国人各各竞行盗他财物，是为困贫无财物者，不能给恤，故人转穷困；因穷困故，盗转滋甚；因盗滋甚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八万岁，子寿四万岁。

“比丘，彼人寿四万岁时，有人便行盗他财物，其主捕伺收缚，送诣刹利顶生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盗我物，愿天王治。’刹利顶生王问彼人曰：‘汝实盗耶？’彼人白曰：‘天王，我实偷盗。所以者何？以贫困故，若不盗者，便无以自济。’刹利顶生王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我国中有盗他物，更出财物尽给与者，如是唐空竭国藏，盗遂滋甚！我今宁可作极利刀，若我国中有偷盗者，便收捕取，坐高标下，斩截其头。’于是，刹利顶生王后便敕令，作极利刀，若国中有盗他物者，即敕捕取，坐高标下，斩截其头。国中人民闻刹利顶生王敕作利刀，若国中有盗他物者，即便捕取，坐高标下，斩截其头。‘我亦宁可效作利刀，持行劫物，若从劫物者，捉彼物主而截其头。’于是，

彼人则于后时效作利刀，持行劫物，捉彼物主，截断其头。是为困贫无财物者，不能给恤故，人转穷困；因穷困故，盗转滋甚；因盗滋甚故，刀杀转增；因刀杀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四万岁，子寿二万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二万岁时，有人盗他财物，其主捕伺收缚，送诣刹利顶生王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盗我财物，愿天王治！’刹利顶生王问彼人曰：‘汝实盗耶？’时，彼盗者便作是念：‘刹利顶生王若知其实，或缚鞭我，或抛或摈，或罚钱物，或种种苦治，或贯标上，或枭其首，我宁可以妄言欺诳刹利顶生王耶？’念已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我不偷盗。’是为困贫无财物者，不能给恤故，人转穷困；因穷困故，盗转滋甚；因盗滋甚故，刀杀转增；因刀杀增故，便妄言、两舌转增；因妄言、两舌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二万岁，子寿一万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万岁时，人民或有德，或无德。若无德者，彼为有德人起嫉妒意而犯其妻。是为困贫无财物者，不能给恤故，人转穷困；因穷困故，盗转滋甚；因盗滋甚故，刀杀转增；因刀杀增故，便妄言、两舌转增；因妄言、两舌增故，便嫉妒、邪淫转增；因嫉妒、邪淫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万岁，子寿五千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五千岁时，三法转增：非法、欲贪、邪法。因三法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五千岁，子寿二千五百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二千五百岁时，复三法转增：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。因三法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二千五百岁，子寿千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千岁时，一法转增，邪见是也。因一法增故，彼人寿转减，形色转恶。彼寿转减，色转恶已，比丘，父寿千岁，子寿五百岁。

“比丘，人寿五百岁时，彼人尽寿不孝父母，不能尊敬沙门、梵志，不行顺事，不作福业，不见后世罪。彼因不孝父母，不能尊敬沙门、梵志，不行顺事，不作福业，不见后世罪故，比丘，父寿五百岁，子寿或二百五十、或二百岁。比丘，今若有长寿，或寿百岁，或不啻者。

佛复告曰：“比丘，未来久远时，人寿十岁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女生五月，即便出嫁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有谷名稗子，为第一美食；犹如今人，粳粮为上馔。比丘，如是人寿十岁时，有谷名稗子，为第一美食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若今日所有美味，酥油、盐、蜜、甘蔗、糖，彼一切尽没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若行十恶业道者，彼便为人所敬重。犹如今日若行十善业道者，彼便为人所敬重；比丘，人寿十岁时亦复如是，若

行十恶业道者，彼便为人之所敬重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都无有善名，况复有行十善业道？

“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有人名弹罚，周行遍往，家家弹罚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母于其子极有害心，子亦于母极有害心。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，展转相向，有贼害心。犹如猎师见彼鹿已，极有害心；比丘，人寿十岁时亦复如是，母于其子极有害心，子亦于母极有害心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，展转相向，有贼害心。比丘，人寿十岁时，当有七日刀兵劫。彼若捉草，即化成刀，若捉樵木，亦化成刀。彼以此刀各各相杀，彼于七日刀兵劫，过七日便止。

“尔时，亦有人生惭耻羞愧，厌恶不爱，彼人七日刀兵劫时，便入山野，在隐处藏。过七日已，则从山野于隐处出，更互相见，生慈愍心，极相爱念。犹如慈母，唯有一子，与久离别，从远来还，安隐归家，相见喜欢，生慈愍心，极相爱念；如是彼人过七日后，则从山野于隐处出，更互相见，生慈愍心，极相爱念。共相见已，便作是语：‘诸贤，我今相见，今得安隐。我等坐生不善法故，今值见此，亲族死尽。我等宁可共行善法。云何当共行善法耶？我等皆是杀生之人，今宁可共离杀、断杀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十岁，人生子寿二十。

“比丘，寿二十岁人复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共离杀、断杀，然故共行不与而取，我等宁可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二十岁，人生子寿四十。

“比丘，寿四十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然故行邪淫，我等宁可离邪淫、断邪淫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、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四十岁，人生子寿八十。

“比丘，寿八十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然故行妄言，我等宁可离妄言、断妄言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八十岁，人生子寿百六十。

“比丘，寿百六十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然故行两舌，我等宁可离两舌、断两舌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百六十岁，人生子寿三百二十岁。

“比丘，寿三百二十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然故行粗言，我等宁可离粗言、断粗言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三百二十岁，人生子寿六百四十。

“比丘，寿六百四十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离粗言、断粗言，然故行绮语，我等宁可离绮语、断绮语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六百四十岁，人生子寿二千五百。

“比丘，寿二千五百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、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离粗言、断粗言，离绮语、断绮语，然故行贪嫉，我等宁可离贪嫉、断贪嫉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二千五百岁，人生子寿五千。

“比丘，寿五千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离粗言、断粗言，离绮语、断绮语，离贪嫉、断贪嫉，然故行瞋恚，我等宁可离瞋恚、断瞋恚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五千岁，人生子寿一万。

“比丘，寿万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离粗言、断粗言，离绮语、断绮语，离贪嫉、断贪嫉，离瞋恚、断瞋恚，然故行邪见，我等宁可离邪见、断邪见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

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万岁，人生子寿二万。

“比丘，寿二万岁人亦作是念：‘若求学善者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，我等应共更增行善。云何当共更增行善？我等已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两舌、断两舌，离粗言、断粗言，离绮语、断绮语，离贪嫉、断贪嫉，离瞋恚、断瞋恚，离邪见、断邪见，然故有非法、欲恶、贪行邪法，我等宁可离此三恶不善法、断三恶不善法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！’彼便共行如是善法，行善法已，寿便转增，形色转好。彼寿转增，色转好已，比丘，寿二万岁，人生子寿四万。

“比丘，人寿四万岁时孝顺父母，尊重恭敬沙门、梵志，奉行顺事，修习福业，见后世罪。彼因孝顺父母，尊重恭敬沙门、梵志，奉行顺事，修习福业，见后世罪故，比丘，寿四万岁，人生子寿八万。

“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此阎浮洲极大丰乐，多有人民，村邑相近，如鸡一飞。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女年五百乃当出嫁。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，唯有如是病：寒热、大小便、欲、饮食、老，更无余患。

“比丘，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螺，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，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乐。比丘，诸刹利顶生王得为人主，整御天下，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。彼因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，寿不转减，形色不恶，未曾失乐，力亦不衰。诸比丘，汝等亦应如是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。诸比丘，汝等因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，寿不转减，形色不恶，未曾失乐，力亦不衰。

“云何比丘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？此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内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比丘行自境界，从父所得。云何比丘寿？此比丘修欲定如意足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尽，趣向出要；修精进定，修心定，修思惟定如意足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尽，趣向出要，是谓比丘寿。云何比丘色？此比丘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介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，是谓比丘色。云何比丘乐？此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比丘乐。云何比丘力？此比丘诸漏已尽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谓比丘力。

“比丘，我不更见有力不可降伏如魔王力，彼漏尽比丘则以无上圣慧之力而能降伏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六 王相应品蜱肆经第十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尊者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诣斯恕提，住彼村北尸摄恕林。

尔时，斯恕提中有王名蜱肆，极大丰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、食邑种种具足。斯恕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属王，从拘萨罗王波斯匿之所封授。

于是，斯恕提梵志、居士闻：有沙门名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来至此斯恕提，住彼村北尸摄恕林。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鸠摩罗迦葉才辩无碍，所说微妙，彼是多闻阿罗诃也。若有见此阿罗诃恭敬礼事者，快得善利！“我等可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。”斯恕提梵志、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，至尸摄恕林。

是时，蜱肆王在正殿上，遥见斯恕提梵志、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，至尸摄恕林。蜱肆王见已，告侍人曰：“此斯恕提梵志、居士，今日何故各与等类相随而行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，至尸摄恕林？”

侍人白曰：“天王，彼斯恕提梵志、居士闻：有沙门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来至此斯恕提，住彼村北尸摄恕林。天王，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鸠摩罗迦葉才辩无碍，所说微妙，彼是多闻阿罗诃也。若有见此阿罗诃恭敬礼事者，快得善利！我等可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。天王，是故斯恕提梵志、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，至尸摄恕林。”

蜱肆王闻已，告侍人曰：“汝往诣彼斯恕提梵志、居士所，而语之曰：‘蜱肆王告斯恕提梵志、居士：诸贤可住！我与汝等共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，汝等愚痴，勿为彼所欺，为有后世，有众生生。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’”

侍人受教，即往诣彼斯恕提梵志、居士所，而语之曰：“蜱肆王告斯恕提梵志、居士：诸贤可住！我与汝等共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。汝等愚痴，勿为彼所欺，为有后世，有众生生。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”

斯恕提梵志、居士闻此教已，答侍人曰：“辄如来敕。”

侍人还启：“已宣王命，彼斯恕提梵志、居士住待天王，惟愿天王宜知是时。”

时，蜱肆王即敕御者：“汝速严驾！我今欲行。”

御者受教，即速严驾讫，还白王：“严驾已办，随天王意。”

时，蜱肆王即乘车出，往诣斯恕提梵志、居士所，与共北行至尸摄恕林。时，蜱肆王遥见尊者鸠摩罗迦葉在树林间，即下车步进，往诣尊者鸠摩罗迦葉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问曰：“迦葉，我今欲问，宁见听耶？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若欲问者，便可问之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时，蜱肆王即便问曰：“迦葉，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沙门鸠摩罗迦葉，于意云何？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我今问王，随所解答。于王意云何？今此日月，为是今世，为后世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当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亲亲疾病困笃，我往彼所，到已，谓言：‘汝等当知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亲亲！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言有后世，有众生生。我常不信彼之所说。彼复作是语：“若有男女作恶行，不精进，懒惰、懈怠、嫉妒、悭贪，不舒手，不庶几，极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”若彼沙门、梵志所说是真实者，汝等是我亲亲，作恶行，不精进，懒惰、懈怠、嫉妒、悭贪，不舒手，不庶几，极著财物。若汝等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者，可还语我：“蜱肆，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。”若当尔者，我便现见。’彼闻我语，受我教已，都无有来语我言：‘蜱肆，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。’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我复问王，随所解答。若有王人收缚罪者，送至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有罪，王当治之。’王告彼曰：‘汝等将去反缚两手，令彼骑驴，打破败鼓，声如驴鸣。遍宣令已，从城南门出，坐高标下，斩断其头。’彼受教已，即反缚罪人，令其骑驴，打破败鼓，声如驴鸣。遍宣令已，从城南门出，坐高标下，欲斩其头。此人临死语彼卒曰：‘汝且小住！我欲得见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使人，听我暂去。’于王意云何？彼卒宁当放斯罪人，听暂去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不也，迦葉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王亲亲者亦复如是，作恶行，不精进，懒惰、懈怠、嫉妒、悭贪，不舒手，不庶几，极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地狱卒捉极苦治时，彼语卒曰：‘诸地狱卒，汝等小住，莫苦治我！我欲暂去诣蜱肆王，告语之曰：“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，令彼现见。”’于王意云何？彼地狱卒宁当放王亲亲令暂来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不也，迦葉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于后世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亲亲疾病困笃，我往彼所，到已谓言：‘汝等当知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亲亲！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言有后世，有众生生。我常不信彼之所说。彼复作是语：“若有男女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”若彼沙门、梵志所说是真实者，汝等是我亲亲，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若汝等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天上者，可还语我：“蜱肆，天上如是如是乐。”若当尔者，我便现见。’彼闻我语，受我教已，都无有来语我言：‘蜱肆，天上如是如是乐。’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村邑外有都圊厕，深没人头，粪满其中，而有一人堕没厕底。若复有人为慈愍彼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便从厕上徐徐挽出，刮以竹片，拭以树叶，洗以暖汤。彼于后时净澡浴已，以香涂身，升正殿上，以五所欲而娱乐之。于王意云何？彼人宁复忆念先厕，欢喜称誉，复欲见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不也，迦葉。若更有人忆念彼厕，欢喜称誉而欲见者，便不爱此人，况复自忆念先厕，欢喜称誉，复欲见者？是处不然！”

“蜱肆，若王有亲亲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生天上已，天五所欲而自娱乐。于王意云何？彼天天子宁当舍彼天五所欲，忆念于此人间五欲，欢喜称誉，复欲见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不也，迦葉。所以者何？人间五欲臭处不净，甚可憎恶，而不可向，不可爱念，粗涩不净。迦葉，比于人间五所欲者，天欲为最，最上最好，最妙最胜。若彼天天子舍天五欲，而更忆念人间五欲，欢喜称誉，复欲见者，是处不然！”

“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于后世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是耶。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亲亲疾病困笃，我往彼所，到已谓言：‘汝等当知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亲亲！有沙门、梵志如是见、如是说，言有后世，有众生生。我常不信彼之所说。彼复作是语：“若有男女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”若彼沙门、梵志所说是真实者，汝等是我亲亲，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若汝等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天上者，可还语我：“蜱肆，天上如是如是乐。”若汝天上而作是念：“我若还归，当何所得？”蜱肆王家多有财物，吾当与汝。’彼闻我语，受我教已，都无有来语我言：‘蜱肆，天上如是如是乐。’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天上寿长，人间命短。若人间百岁，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如是一日一夜，月三十日，年十二月，三十三天天寿千年。于王意云何？若汝有亲亲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生天上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等先当一日一夜，以天五欲而自娱乐；或二、三、四至六、七日，以天五欲而自娱乐，然后当往语蜱肆王：“天上如是如是乐。”令彼现见。’于王意云何？汝竟

当得尔所活不？”

蜱肆问曰：“迦葉，谁从后世来语沙门鸠摩罗迦葉：天上寿长，人间命短。若人间百岁，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如是一日一夜，月三十日，年十二月，三十三天天寿千年？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盲人，彼作是说：‘无黑白色，亦无见黑白色；无长短色，亦无见长短色；无近远色，亦无见近远色；无粗细色，亦无见粗细色。何以故？我初不见不知，是故无有色。’彼盲如是说，为真说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不也，迦葉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，有黑白色，亦有见黑白色；有长短色，亦有见长短色；有近远色，亦有见近远色；有粗细色，亦有见粗细色。若盲作是说‘我不见不知，是故无有色’者，彼作是说，为不真实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王亦如盲。若王作是说：‘谁从后世来语沙门鸠摩罗迦葉：天上寿长，人间命短。若人间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如是一日一夜，月三十日，年十二月，三十三天天寿千年？’”

蜱肆王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，大为不可！不应作是说！所以者何？沙门鸠摩罗迦葉，精进比我如盲。迦葉，若知我知我亲亲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天上者。迦葉，我今便应即行布施，修诸福业，奉斋守戒已，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投坑井，或自缢死。沙门鸠摩罗迦葉，精进不应比我如彼盲人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梵志有年少妇，方始怀妊，又前妇者已有一男，而彼梵志于其中间忽便命终。命终之后，彼前妇儿语小母曰：‘小母，当知今此家中所有财物尽应属我，不复见应可与分者。’小母报曰：‘我今怀妊，若生男者，汝应与分；若生女者，物尽属汝。’彼前妇儿复更再三语小母曰：‘今此家中所有财物尽应属我，不复见应可与分者。’小母亦复再三报曰：‘我今怀妊，若生男者，汝应与分；若生女者，物尽属汝。’于是，小母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，欲求存命而反自害，即入室中，便取利刀自决其腹，看为是男、为是女耶？彼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，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。

“当知蜱肆亦复如是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，欲求存命，反作是念：‘迦葉，若知我知我亲亲妙行精进，精勤不懈，无有嫉妒，亦不悭贪，舒手，庶几，开意放舍，给诸孤穷，常乐施与，不著财物。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天上者，我

今便应即行布施，修诸福业，奉斋守戒已，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投坑井，或自缢死。沙门鸠摩罗迦葉，精进不应比我如彼盲人。’蜱肆，若精进人长寿者，便得大福；若得大福者，便得生天长寿。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于后世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日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亲亲疾病困笃，我往彼所，慰劳看彼，彼亦慰劳视我。彼若命终，我复诣彼慰劳看彼，彼亦不复慰劳视我，我亦不复慰劳看彼。迦葉，以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有人善能吹螺。若彼方土未曾闻螺声，便往彼方，于夜暗中升高山上尽力吹螺。彼众多人未曾闻螺声，闻已，便念：‘此为何声？如是极妙，为甚奇特！实可爱乐，好可观听，令心欢悦。’时，彼众人便共往诣善吹螺人所，到已问曰：‘此是何声？如是极妙，为甚奇特！实可爱乐，好可观听，令心欢悦。’善吹螺人以螺投地，语众人曰：‘诸君，当知即此螺声。’于是，众人以足蹴螺，而作是语：‘螺可出声！螺可出声！’寂无音响。善吹螺人便作是念：‘今此众人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。所以者何？乃从无知之物欲求音声。’

“是时，善吹螺人还取彼螺，以水净洗，便举向口，尽力吹之。时，彼众人闻已，作是念：‘螺甚奇妙！所以者何？谓因手因水因口，风吹便生好声，周满四方。’如是，蜱肆，若人活命存者，则能言语共相慰劳；若其命终，便不能言共相慰劳。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众生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诣我所，到已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有罪，愿王治之！’我语彼曰：‘取此罪人可生称之，生称之已，

还下著地，以绳绞杀，杀已复称。我欲得知此人为何时极轻柔软，色悦泽好？为死时耶？为活时耶？’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，活称之已，还下著地，以绳绞杀，杀已复称。彼罪人活时极轻柔软，色悦泽好；彼人死已，皮转厚重，坚不柔软，色不悦泽。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铁丸或铁犁镵，竟日火烧，彼当尔时，极轻柔软，色悦泽好；若火灭已，渐渐就冷，转凝厚重，坚不柔软，色不悦泽。如是，蜱肆，若人活时，身体极轻柔软，色悦泽好；若彼死已，便转厚重，坚不柔软，色不悦泽。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众生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诣我所，到已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有罪，愿王治之！’我语彼曰：‘取此罪人倒著铁釜中，或著铜釜中，密盖其口，于下燃火。下燃火已，观视众生入时出时，往来周旋。’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，倒著铁釜中，或著铜釜中，密盖其口，于下燃火。下燃火已，观视众生入时出时、往来周旋。迦葉，我作如是方便，不见众生生。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于意云何？若汝食好极美上馔，昼寝于床，汝颇曾忆于梦中见园观浴池、林木华果、清泉长流，极意游戏周旋往来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曾忆有之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若汝食好极美上馔，昼寝于床，尔时颇有直侍人不？”

答曰：“有也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若汝食好极美上馔，昼寝于床，当尔之时，左右直侍颇有见汝出入周旋往来时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正使异人亦不能见，况复左右直侍人耶？”

“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众生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众生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更有恶而过此耶？”

蜱肆答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复更有恶。迦葉，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诣我所，到已白曰：‘天王，此人有罪，愿王治之。’我语彼曰：‘取此罪人剥皮剔肉，截筋破骨，乃至于髓，求众生生。’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剥皮剔肉，截筋破骨，乃至于髓，求众生生。迦葉，我作如是方便求众生生，而竟不见众生生。迦葉，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‘无众生生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事火编发梵志居近道边，去彼不远，有商人宿。时，诸商人过夜平旦匆匆发去，忘一小儿。于是，事火编发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处，见一小儿独住失主，见已，念曰：‘今此小儿无所依怙，我不养者，必死无疑。’便抱持去，还至本处而养长之。此儿转大，诸根成就。尔时，事火编发梵志彼于人间有小事缘。于是，事火编发梵志敕年少曰：‘我有小事暂出人间，汝当种火，慎莫令灭！若火灭者，汝可取此火钻求之。’

“尔时，事火编发梵志善教敕已，即至人间。于后年少便出游戏，火遂灭尽。彼还求火，即取火钻以用打地，而作是语：‘火出！火出！’火竟不出。复于石上加力打之：‘火出！火出！’火亦不出。火既不出，便破火钻十片、百片，弃去坐地，愁恼而言：‘不能得火，当如之何？’

“是时，事火编发梵志彼于人间所作已讫，还归本处，到已问曰：‘年少，汝不游戏，随视种火，不令灭耶？’年少白曰：‘尊者，我出游戏，火后遂灭。我还求火，即取火钻以用打地而作是语：“火出！火出！”火竟不出。复于石上加力打之：“火出！火出！”火亦不出。火既不出，便破火钻十片、百片，弃去坐地。尊者，我如是求，不能得火，当如之何？’

“尔时，事火编发梵志便作是念：‘今此年少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。所以者何？从无知火钻作如是意求索火耶？’于是，事火编发梵志取燥火钻火母，著地而以钻之，即便火出，转转炽盛，语年少曰：‘年少，求火法应如是！不应如汝愚痴不达，无有智慧，从无知火钻作如是意求索于火。’

“当知蜱肆亦复如是！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，于无知死肉乃至骨髓求众生生。蜱肆，汝应如是观众生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见也。蜱肆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断绝离欲，趣向离欲；断绝离恚，趣向离恚；断绝离痴，趣向离痴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国异人闻之，便作是说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迦葉，是故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朋友二人舍家治生，彼行道时，初见有麻甚多无主。一人见已，便语伴曰：‘汝当知之，今此有麻甚多无主。我欲与汝共取，自重而担，还归可得资用。’便取重担。彼于道路复见多有劫贝纱缕及劫贝衣甚多无主，复见多银亦无有主。一人见已，便弃麻担，取银自重。复于道路见多金聚而无有主，时，担银人语担麻者：‘汝今当知，此金极多而无有主。汝可舍麻，我舍银担，我欲与汝共取此金，重担而归，可得供用。’彼担麻者语担银人：‘我此麻担已好，装治缚束已坚，从远担来，我不能舍。汝且自知，勿忧我也。’于是，担银人强夺麻担，扑著于地而挽坏之。彼担麻者语担银人：‘汝已如是挽坏我担，我此麻担缚束已坚，所来处远，我要自欲担此麻归，终不舍之。汝且自知，勿忧我也。’

“彼担银人即舍银担，便自取金，重担而还。担金人归，父母遥见担金来归，见已，叹曰：‘善来！贤子。快来！贤子。汝因是金快得生活，供养父母，供给妻子、奴婢、使人；复可布施沙门、梵志，作福升上，善果善报，生天长寿。’彼担麻者还归其家，父母遥见担麻来归，见已，骂曰：‘汝罪人来！无德人来！汝因此麻，不得生活，供养父毋，供给妻子、奴婢、使人；又亦不得布施沙门及诸梵志，作福升上，善果善报，生天长寿。’当知蜱肆亦复如是！若汝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舍者，汝便当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国异人闻之，便作是说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迦葉，是故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商人与其大众，有千乘车，行饥俭道。此大众中而有两主，彼作是念：‘我等何因得脱此难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此大众应分为两部，部各五百。’彼商人众便分为两部，部各五百。于是，一商人主将五百乘至饥俭道。彼商人主常在前导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，衣服尽湿，身黑头黄，两眼极赤，著蘅华鬘而乘驴车，泥著两□。彼商人主见，便问曰：‘饥俭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饥俭道中天降大雨，极有新水，乃饶樵、草。诸贤，汝等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’

“彼商人主闻已即还，诣诸商人而告之曰：‘我在前行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，衣服尽湿，身黑头黄，两眼极赤，著蘅华鬘而乘驴车，泥著两□。我问彼曰：“饥俭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”彼答我曰：“饥俭道中天降大雨，极有新水，乃饶樵、草。诸贤，汝等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”诸商人，我等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，如是不久当得新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。’彼商人等即便弃舍故水、樵、草，一日行道不得新水、樵、草，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行道，犹故不得新水、樵、草。过七日已，为食人鬼之所杀害。

“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：‘前商人主已过险难，我等今当以何方便复得脱难？’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，与五百车即便俱进至饥俭道。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导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，衣服尽湿，身黑头黄，两眼极赤，著蘅华鬘而乘驴车，泥著两□。第二商人主见便问曰：‘饥俭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饥俭道中天降大雨，极有新水，乃饶樵、草。诸贤，汝等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草。’

“第二商人主闻已即还，诣诸商人而告之曰：‘我在前行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，衣服尽湿，身黑头黄，两眼极赤，著蘅华鬘而乘驴车，泥著两□。我问彼曰：“饥俭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”彼答我曰：“饥俭道中天适大雨，极有新水，乃饶樵、草。诸贤，汝等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”诸商人，我等未可舍故水、樵、草；若得新水、樵、草，然后当弃。’彼不舍故水、樵、草，一日行道不得新水、樵、草，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行道，犹故不得新水、樵、草。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时，见前第一商人主及诸商人为食人鬼之所杀害。第二商人主见已，语诸商人：‘汝等看前商人主愚痴不达，不善晓解，无有智慧，既自杀身，复杀诸人。汝等商人若欲取前诸商人物，自恣取之。’当知蜱肆亦复如是！若汝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舍者，汝便当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，犹前第一商人之主

及诸商人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国异人闻之，便作是说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迦葉，是故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如二人许戏赌饼，第一戏者并窃食之，食一、二、三，或至众多。第二戏者便作是念：‘共此人戏，数数欺我而偷饼食，或一、二、三，或至众多。’见如是已，语彼伴曰：‘我今欲息，后当更戏。’于是，第二戏者离于彼处，便以毒药用涂其饼，涂已即还，语其伴曰：‘可来共戏！即来共戏！’第一戏者复窃饼食，或一、二、三，或至众多；既食饼已，即便戴眼吐沫欲死。于是，第二戏者向第一戏人即说颂曰：

“‘此饼毒药涂，汝贪食不觉，

坐为饼欺我，后必致苦患。’

“当知蜱肆亦复如是！若汝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舍者，汝便当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，犹如戏人为饼欺他，还自得殃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国异人闻之，便作是说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迦葉，是故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蜱肆，犹养猪人，彼行路时，见有熇粪甚多无主，便作是念：‘此粪可以养饱多猪，我宁可取，自重而去。’即取负去。彼于中道遇天大雨，粪液流漫，浇污其身，故负持去，终不弃舍。彼则自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。当知蜱肆亦复如是！若汝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舍者，汝便当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，犹养猪人。”

蜱肆王复言：“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，但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国异人闻之，便作是说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迦葉，是故我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能舍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复听我说最后譬喻。若汝知者，善；若不知者，我不复说法。蜱肆，犹如大猪为五百猪王，行险难道，彼于中路遇见一虎。猪见虎已，便

作是念：‘若与斗者，虎必杀我；若畏走者，然诸亲族便轻慢我。不知今当以何方便得脱此难？’作是念已，而语虎曰：‘若欲斗者，便可共斗；若不尔者，借我道过。’彼虎闻已，便语猪曰：‘听汝共斗，不借汝道。’猪复语曰：‘虎！汝小住！待我被著祖父时铠，还当共战。’彼虎闻已，而作是念：‘彼非我敌，况祖父铠耶？’便语猪曰：‘随汝所欲。’猪即还至本厕处所，婉转粪中，涂身至眼已，便往至虎所，语曰：‘汝欲斗者，便可共斗；若不尔者，借我道过。’虎见猪已，复作是念：‘我常不食杂小虫者，以惜牙故，况复当近此臭猪耶？’虎念是已，便语猪曰：‘我借汝道，不与汝斗。’猪得过已，则还向虎而说颂曰：

“‘虎汝有四足，我亦有四足，

汝来共我斗，何意怖而走？’

“时，虎闻已，亦复说颂而答猪曰：

“‘汝毛竖森森，诸畜中下极，

猪汝可速去，粪臭不可堪。’

“时，猪自夸复说颂曰：

“‘摩竭、鸯二国，闻我共汝斗，

汝来共我战，何以怖而走？’

“虎闻此已，复说颂曰：

“‘举身毛皆污，猪汝臭熏我，

汝斗欲求胜，我今与汝胜。’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我亦如是，若汝此见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痴取，终不舍者，汝便自受无量之恶，亦为众人之所憎恶，犹如彼虎与猪胜也。”

蜱肆王闻已，白曰：“尊者初说日月喻时，我闻即解，欢喜奉受，然我欲从尊者鸠摩罗迦葉求上复上妙智所说，是故我向问复问耳！我今自归尊者鸠摩罗迦葉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汝莫归我！我所归佛，汝亦应归。”

蜱肆王白曰：“尊者，我今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愿尊者鸠摩罗迦葉为佛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尊者鸠摩罗迦葉，我从今日始行布施修福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问曰：“蜱肆，汝欲行施修福，施与几人？能至几时？”

蜱肆王白曰：“布施百人，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若王行施修福，布施百人，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者，诸方沙门、梵志尽闻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诸方闻已，尽当远来，七日之中不及王施；若不得食王信施者，王便无福，不得长夜受其安乐。蜱肆王，犹如种子不碎不坏，不剖不坼，非风非日，非水中伤，秋时好藏。若彼居士深耕良田，极治地已，随时下种，然雨泽不适者。于蜱肆意云何？彼种可得生增长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汝亦如是！若行施修福，布施百人，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者，诸方沙门、梵志尽闻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诸方闻已，尽当远来，七日之中不及王施；若不得食王信施者，王便无福，不得长夜受其安乐。”

蜱肆王复问曰：“尊者，我当云何？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答曰：“蜱肆，汝当行施修福，常供长斋。若蜱肆王行施修福，常供长斋者，诸方沙门、梵志闻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诸方闻已，尽当远来，彼皆可得及王信施，王便有福，而得长夜受其安乐。蜱肆，犹如种子不碎不坏，不剖不坼，非风非日，非水中伤，秋时好藏。若彼居士深耕良田，极治地已，随时下种，雨泽适者。于蜱肆意云何？彼种可得生增长不？”

答曰：“生也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：“蜱肆，汝亦如是。若当行施修福，常供长斋者，诸方沙门、梵志闻：‘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，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’诸方闻已，尽当远来，彼皆可得及王信施，王便有福，而得长夜受其安乐。”

于是，蜱肆王白曰：“尊者，我从今始行施修福，常供长斋。”

尔时，尊者鸠摩罗迦葉为蜱肆王及斯恕提梵志、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无量方便，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于是，蜱肆王及斯恕提梵志、居士，尊者鸠摩罗迦葉为其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尊者鸠摩罗迦葉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彼蜱肆王虽行施修福，然极恶粗弊豆羹菜茹，唯一片姜，又复施以粗弊布衣。

时，监厨者名优多罗，彼行施修福时，为蜱肆王嘱语上座咒愿：“此施若有福报者，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。”蜱肆王闻优多罗行施修福时，常为嘱上座咒愿：“此施若有福报者，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。”闻已，即呼问曰：“优多罗，汝实行施修福时，为我嘱上座咒愿：‘此施若有福报者，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。’为如是耶？”

优多罗白曰：“实尔，天王。所以者何？天王虽行施修福，然极恶粗弊豆羹菜茹，唯一片姜。天王，此食尚不可以手触，况复自食耶？天王施以粗弊布衣。天王，此衣尚不可以脚蹑，况复自著耶？我敬天王，不重所施。是故，天王，我不愿此弊布施报令王受也。”

蜱肆王闻已，告曰：“优多罗，汝从今始，如我所食，当以饭食；如我著衣，当以布施。”于是，优多罗从是已后，如王所食，便以饭食；如王所衣，便以布施。

尔时，优多罗因为蜱肆王监行布施故，身坏命终，生四王天中。彼蜱肆王以不至心行布施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楈树林空宫殿中。尊者桥煘钵帝数往游行彼楈树林空宫殿中，尊者桥煘钵帝遥见蜱肆王，即便问曰：“汝是谁耶？”

蜱肆王答曰：“尊者桥煘钵帝，颇闻阎浮洲中有斯恕提王，名蜱肆耶？”

尊者桥煘钵帝答曰：“我闻阎浮洲中斯恕提有王，名蜱肆。

蜱肆王白曰：“尊者桥煘钵帝，我即是也，本名蜱肆王。

尊者桥煘钵帝复问曰：“蜱肆王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无有后世，无众生生。彼何由生此？依四王天小楈树林空宫殿中？”

蜱肆王白曰：“尊者桥煘钵帝，我本实有是见，然为尊者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断舍。若尊者桥煘钵帝还下阎浮洲者，愿遍告语阎浮洲人：‘若行施修福时，当至心与，自手与，自往与，至信与，知有业、有业报与。所以者何？莫令以是受布施报如斯恕提蜱肆王也！蜱肆王者是布施主，以不至心行施与故，生依四王天小楈树林空宫殿中。’”尔时，尊者桥煘钵帝默然而受。

于是，尊者桥煘钵帝有时来下至阎浮洲，则遍告诸阎浮洲人：“至心施与，自手与，自往与，至信与，知有业、有业报与。所以者何？莫令以是受布施报如斯恕提蜱肆王也！蜱肆王者是布施主，以不至心行施与故，生依四王天小楈树林空宫殿中。”

尊者鸠摩罗迦葉所说如是，蜱肆王、斯恕提梵志、居士及诸比丘闻尊者鸠摩罗迦葉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王相应品第六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七 长寿王品第七（有十五经）（第二小土城诵）

长寿、天、八念，净不移动道，

郁伽支罗说，娑鸡三族姓，

梵天迎请佛，胜天、迦絺那，

念身、支离弥，上尊长老眠，

无刺及真人，说处最在后。

长寿王品长寿王本起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舍弥，在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拘舍弥诸比丘数共斗诤。于是，世尊告拘舍弥诸比丘曰：“比丘，汝等莫共斗诤！所以者何？

“若以诤止诤，至竟不见止，

唯忍能止诤，是法可尊贵。

“所以者何？昔过去时，有拘娑罗国王，名曰长寿；复有加赦国王，名梵摩达哆。彼二国王常共战诤。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；兴四种军已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自引军往，欲与拘娑罗国王长寿共战。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；兴四种军已，来与我战。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已，亦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；兴四种军已，拘娑罗国王长寿自引军出，往至界上，列阵共战，即摧破之。于是，拘娑罗国王长寿尽夺取彼梵摩达哆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乃复生擒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身；得已，即放而语彼曰：‘汝穷厄人！今原赦汝，后莫复作！’

“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复再三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；兴四种军已，复自引军往与拘娑罗国长寿共战。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复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兴四种军已，来与我战。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已克彼，何须复克？我已伏彼，何足更伏？我已害彼，何须复害？但以空弓，足能伏彼。’拘娑罗国王长寿作是念已，晏然不复兴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亦不自往。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得来破之，尽夺取拘娑罗国王长寿四种军众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。

“于是，拘娑罗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来，尽夺取我四种军众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已，复作是念：‘斗为甚奇！斗为甚恶！所以者何？克当复克，伏当复伏

，害当复害。我今宁可独将一妻，共乘一车，走至波罗柰。’于是，拘娑罗国王长寿即独将妻，共乘一车，走至波罗柰。拘娑罗国王长寿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至村村邑邑，受学博闻。’拘娑罗国王长寿作是念已，即便往至村村邑邑，受学博闻；以博闻故，即转名为长寿博士。

“长寿博士复作是念：‘所为学者，我今已得。我宁可往波罗柰都邑中，住街街巷巷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，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，当极欢喜而自娱乐。’长寿博士作是念已，便往至波罗柰都邑中，住街街巷巷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，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，极大欢喜而自娱乐。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外眷属闻，中眷属、内眷属及梵志国师展转悉闻。梵志国师闻已，便呼见之。于是，长寿博士往诣梵志国师所，向彼而立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。梵志国师闻已，极大欢喜而自娱乐。于是，梵志国师告长寿博士：‘汝从今日可依我住，当相供给。’长寿博士白曰：‘尊者，我有一妻，当如之何？’梵志国师报曰：‘博士，汝可将来依我家往，当供给之。’于是，长寿博士即将其妻依梵志国师家住，梵志国师即便供给彼。

“于后时长寿博士妻心怀忧戚，作如是念：‘欲令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我欲遍观，亦复欲得磨刀水饮。’长寿博士妻作是念已，便白长寿博士：‘我心怀忧戚，作如是念：“欲令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我欲遍观，亦复欲得磨刀水饮。”’长寿博士即告妻曰：‘卿莫作是念！所以者何？我等今为梵摩达哆王所破坏，卿当何由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我欲遍观，亦复欲得磨刀水饮耶？’妻复白曰：‘尊若能得者，我有活望；若不得者，必死无疑。’

“长寿博士即便往诣梵志国师所，向彼而立，颜色愁惨，以恶微声作诸音伎。梵志国师闻已不得欢喜。于是，梵志国师问曰：‘博士，汝本向我立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，我闻已极大欢喜而自娱乐。汝今何以向我立，颜色愁惨，以恶微声作诸音伎？我闻已不得欢喜。长寿博士，汝身无疾患，意无忧戚耶？’长寿博士白曰：‘尊者，我身无患，但意有忧戚耳！尊者，我妻心怀忧戚，作如是念：“我欲得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我欲遍观，亦复欲得磨刀水饮。”我即报妻曰：“卿莫作是念！所以者何？我今如此，卿当何由得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我欲遍观，亦复欲得磨刀水饮耶？”妻复白我曰：“尊若能得者，我有活望；若不得者，必死无疑。”尊者，若妻不全，我亦无理。’

“梵志国师问曰：‘博士，汝妻可得见不？’白曰：‘尊者，可得见耳！’于是，梵志国师将长寿博士往至妻所。是时，长寿博士妻怀有德子，梵志国师见长寿博士妻怀有德子故，便以右膝跪地，叉手向长寿博士妻，再三称说：‘生拘娑罗国王！生拘娑罗

国王！’教敕左右曰：‘莫令人知。’梵志国师告曰：‘博士，汝勿忧戚！我能令汝妻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而过，亦能令得磨刀水饮。’

“于是，梵志国师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所，到已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有德星现，惟愿天王严四种军，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导引，出曜军威，以水磨刀。惟愿天王自出观视！天王，若作是者，必有吉应。’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即敕主兵臣：‘卿今当知有德星现，卿宜速严四种之军，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导引，出曜军威，以水磨刀，我自出观。若作是者，必有吉应。’时，主兵臣即受王教，严四种军，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导引，出曜军威，以水磨刀，梵摩达哆即自出观。

“因是长寿博士妻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，拔白露刃，徐详导引，出曜军威，并亦复得磨刀水饮。饮磨刀水已，忧戚即除，寻生德子，便为作字，名长生童子，寄人密养，渐已长大。长生童子若诸刹利顶生王者，整御天下，得大国土，种种伎艺，乘象、骑马、调御、驰骤、射戏、手搏、掷罥、掷钩、乘车、坐辇，如是种种诸妙伎艺皆善知之。若干种妙触事殊胜，猛毅超世，聪明挺出，幽微隐远，无不博达。

“于是，梵摩达哆闻拘娑罗国王长寿彼作博士，转名在此波罗柰城中。梵摩达哆即敕左右：‘卿等速往收拘娑罗国王长寿，反缚两手，令彼骑驴，打破败鼓，声如驴鸣，遍宣令已，从城南门出，坐高标下，诘问其辞。’左右受教，即便往收拘娑罗国王长寿，反缚两手，令彼骑驴，打破败鼓，声如驴鸣，遍宣令已，从城南门出，坐高标下，诘问其辞。是时，长生童子寻随父后，或在左右而白父曰：‘天王勿怖！天王勿怖！我即于此，必能拔济！必能拔济！’拘娑罗王长寿告曰：‘童子可忍！童子可忍！莫起怨诘，但当行慈。’众人闻长寿王而作此语，便问于王：‘所道何等？’王答众人曰：‘此童子聪明，必解我语。’

“尔时，长生童子劝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：‘诸君，行施修福，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：“以此施福，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，得解脱！”’于是，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为长生童子所劝，行施修福，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：‘以此施福，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，得解脱！’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此波罗柰诸贵豪族行施修福，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：‘以此施福，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，得解脱！’闻即大怖，身毛皆竖：‘莫令此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反于我耶？且置彼事，我今急当先灭此事。’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教敕左右：‘汝等速去！杀拘娑罗国王长寿，斩作七段。’左右受教，即便速往，杀长寿王，斩作七段。

“于是，长生童子劝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而作是语：‘诸君看此！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，彼取我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，夺取其国仓库财物，怨酷枉杀，斩作七段。诸君可往，以新缯叠收敛我父，取七段尸，以一切香、香木积聚而阇维之，立于庙堂，为我作书与梵摩达哆言：“拘娑罗国王长生童子，彼作是语：汝不畏后为子孙作患耶？”’于是，波罗柰诸贵豪族为长生童子所劝，以新缯叠即往敛，取彼七段尸，以一切香、香木积聚而阇维之，为立庙堂，亦为作书与梵摩达哆言：‘拘娑罗国王长生童子，彼作是语：汝不畏后为子孙作患耶？’

“于是，长寿王妻告长生童子曰：‘汝当知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，彼取汝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，夺取其国仓库财物，怨酷枉杀，斩作七段。童子汝来，共乘一车，走出波罗柰。若不去者，祸将及汝。’于是，长寿王妻与长生童子共乘一车，走出波罗柰。尔时，长生童子作如是念：‘我宁可往至村村邑邑，受学博闻。’长生童子作是念已，便往至村村邑邑，受学博闻；以博闻故，即转名为长生博士。

“长生博士复作是念：‘所为学者，我今已得。我宁可往波罗柰都邑中，住街街巷巷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，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，当大欢喜而自娱乐。’长生博士作是念已，便往至波罗柰都邑中，住街街巷巷，欢悦颜色作妙音伎，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，极大欢喜而自娱乐。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外眷属闻，中眷属、内眷属、梵志国师，展转乃至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，便呼见。

“于是，长生博士即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所，向彼而立，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。如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已，极大欢喜而自娱乐。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曰：‘博士，汝从今日可依我住，当相供给。’于是，长生博士即依彼往。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即供给之，后遂信任，一以委付，即持卫身刀剑授与长生博士。

“尔时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敕御者：‘汝可严驾，我欲出猎。’御者受教，即便严驾讫，还白曰：‘严驾已办，随天王意。’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与长生博士共乘车出。长生博士即作是念：‘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，彼取我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，夺取其国仓库财物，怨酷枉杀，斩作七段。我今宁可御车，使离四种军众，各在异处。’长生博士作是念已，即便御车离四种军，各在异处。

“彼时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冒涉涂路，风热所逼，烦闷渴乏，疲极欲卧，即便下车，枕长生博士膝眠。于是，长生博士复作是念：‘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，彼取我父无过之人，夺取其国仓库财物，怨酷枉杀，斩作七段。然于今日已在我手，但当报怨！’长生博士作是念已，即拔利刀，著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颈上而作是语：‘我今杀汝！我今杀汝！’长生博士复作是念：‘我为不是！所以者何？忆父昔日在标下时，临终

语我：“童子可忍！童子可忍！莫起怨结，但当行慈。”’忆已，举刀还内鞘中。

“彼时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梦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，手拔利刀，著我颈上而作此言：‘我今杀汝！我今杀汝！’见已恐怖，身毛皆竖，便疾惊寤，起语长生博士：‘汝今当知我于梦中，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，手拔利刀，著我颈上而作是言：“我今杀汝！我今杀汝！”’长生博士闻已，白曰：‘天王勿怖！天王勿怖！所以者何？彼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，即我身是。天王，我作是念：“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，彼取我父无过之人，夺取其国仓库财物，怨酷枉杀，斩作七段。而于今日已在我手，但当报怨！”天王，我拔利刃，著王颈上而作是语：“我今杀汝！我今杀汝！”天王，我复作是念：“我为不是！所以者何？忆父昔日在标下时，临终语我：童子可忍！童子可忍！莫起怨结，但当行慈。”忆已举刀还内鞘中。’

“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语曰：‘童子，汝作是说：“童子可忍！童子可忍！”我已知此义。童子又言“莫起怨结，但当行慈”者，此谓何义？’长生童子答曰：‘天王，莫起怨结，但当行慈者，即谓此也。’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已，语曰：‘童子，从今日始，我所领国尽以相与，汝父本国还持付卿。所以者何？汝所作甚难，乃惠我命。’长生童子闻已，白曰：‘天王本国自属天王，我父本国可以见还！’

“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与长生童子共载还归，入波罗柰城，坐正殿上，告诸臣曰：‘卿等若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，当云何耶？’诸臣闻已，或有白曰：‘天王，若见彼者，当截其手！’或复作是语：‘天王，若见彼者，当截其足！’或复作是语：‘当断其命！’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诸臣曰：‘卿等欲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，即此是也。汝等莫起恶意向此童子。所以者何？此童子所作甚难，惠与我命。’于是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以王沐浴浴长生童子，涂以王香，衣以王服，令坐金御床，以女妻之，还其本国。

“比丘，彼诸国王刹利顶生王，为大国主，整御天下，自行忍辱，复称叹忍；自行慈心，复称叹慈；自行恩惠，复称恩惠。诸比丘，汝亦应如是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当行忍辱，复称叹忍；自行慈心，复称叹慈；自行恩惠，复称恩惠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佛所，说作是言：“世尊法主今且住也，彼导说我，我那得不导说彼。”

于是，世尊不悦可拘舍弥诸比丘所行威仪、礼节、所学、所习，即从座起，而说颂曰：

“以若干言语，破坏最尊众，

破坏圣众时，无有能诃止。

碎身至断命，夺象牛马财，

破国灭亡尽，彼犹故和解。

况汝小言骂，不能制和合，

若不思真义，怨结焉得息？

骂詈责数说，而能制和合？

若思真实义，怨结必得息。

若以诤止诤，至竟不见止，

唯忍能止诤，是法可尊贵。

瞋向慧真人，口说无赖言，

诽谤牟尼圣，是下贱非智。

他人不解义，唯我独能知，

若有能解义，彼恚便得息。

若得定为侣，慧者共修善，

舍本所执意，欢喜常相随。

若不得定伴，慧者独修善，

如王严治国，如象独在野。

独行莫为恶，如象独在野，

独行为善胜，勿与恶共会。

学不得善友，不与己等者，

当坚意独住，勿与恶共会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颂已，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，至婆罗楼罗村。于是，婆罗楼罗村有尊者婆咎释家子，昼夜不眠，精勤行道，志行常定，住道品法。尊者释家子遥见佛来，见已往迎，摄佛衣钵，为佛敷床，汲水洗足。佛洗足已，坐尊者释家子婆咎座，坐已，告曰：“婆咎比丘，汝常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释家子婆咎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婆咎比丘，云何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婆咎白曰：“世尊，我昼夜不眠，精进行道，志行常定，住道品法。世尊，如是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复念：“此族姓子游行安乐，我今宁可为彼说法。”作是念已，便为尊者婆咎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，往至护寺林。入护寺林中，至一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世尊复念：“我已得脱彼拘舍弥诸比丘辈，数数斗讼，相伏相憎，相瞋共诤。我不喜念彼方，谓拘舍弥诸比丘辈所住处也。”

当尔之时，有一大象为众象王，彼离象众而独游行，亦至护寺林。入护寺林中，至贤娑罗树，倚贤娑罗树立。尔时，大象而作是念：“我已得脱彼群象辈，牝象、牡象、大小象子，彼群象辈常在前行，草为之蹋，水为之浑。我于尔时，食彼蹋草，饮浑浊水。我今饮食新草、清水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他心智，知彼大象心之所念，即说颂曰：

“一象与象等，成身具足牙，

以心与心等，若乐独住林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从护寺林摄衣持钵，往至般那蔓阇寺林。尔时，般那蔓阇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。彼尊者等所行如是：若彼乞食有前还者，便敷床，汲水出，洗足器，安洗足橙，及拭脚巾、水瓶、澡罐。若所乞食能尽食者，便尽食之；若有余者，器盛覆举。食讫收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入室宴坐。若彼乞食有后还者，能尽食者，亦尽食之；若不足者，取前余食，足而食之。若有余者，便泻著净地，及无虫水中。取彼食器，净洗拭已，举著一面，收卷床席，敛洗足橙，收拭脚巾，举洗足器，及水瓶、澡罐。扫洒食堂，粪除净已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入室宴坐。彼尊者等至于晡时，若有先从宴坐起者，见水瓶、澡罐空无有水，便持行取。若能胜者，便举持来，安著一面。若不能胜，则便以手招一比丘，两人共举，持著一面，各不相语，各不相问。彼尊者等五日一集，或共说法，或圣默然。

于是，守林人遥见世尊来，逆诃止曰：“沙门，沙门，莫入此林！所以者何？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，彼若见汝，或有不可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守林人，彼若见我，必可，无不可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遥见世尊来，即诃彼曰：“汝守林人，莫诃世尊！汝守林人，莫止善逝！所以者何？是我尊来，我善逝来。”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，摄佛衣钵，尊者难提为佛敷床，尊者金毗罗为佛取水。

尔时，世尊洗手足已，坐彼尊者所敷之座，坐已，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常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复问阿那律陀：“云何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。’世尊，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；行慈口业、行慈意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’世尊，我便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世尊，我未曾有一不可心。世尊，如是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问尊者难提，答亦如是。

复问尊者金毗罗曰：“汝常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金毗罗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问曰：“金毗罗，云何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金毗罗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。’世尊，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；行慈口业、行慈意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’世尊，我便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世尊，我未曾有一不可心。世尊，如是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如是汝等常共和合，安乐无诤，一心一师，合一水乳，颇得人上为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我等常共和合，安乐无诤，一心一师，合一水乳，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世尊，我等得光明便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不达此相，谓相得光明而见色者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本未得觉无上正真道时，亦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行精勤无懈怠，身止住，有正念正智，无有愚痴，得定一心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我行精勤无懈怠，身止住，有正念正智，无有愚痴，

得定一心，若世中无道，我可见可知彼耶？’我心中生此疑患，因此疑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无念患，因止无念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亦不生无念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身病想患，因此身病想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’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亦不生身病想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睡眠患，因此睡眠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亦不生睡眠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过精勤患，因此过精勤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犹如力士捉蝇太急，蝇即便死。如是，阿那律陀，我心中生过精勤患，因此过精勤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亦不生过精勤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太懈怠患，因此太懈怠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犹如力士捉蝇太缓，蝇便飞去。阿那律陀，我心中生太懈怠患，因此太懈怠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亦不生太懈怠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恐怖患，因此恐怖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犹如人行道，四方有怨贼来，彼人见已，畏惧恐怖，举身毛竖。如是，阿那律陀，我心中生恐怖患，因此恐怖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不生太懈怠患，亦不生恐怖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喜悦患，因此喜悦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犹若如人本求一宝藏，顿得四宝藏，彼见已，便生悦欢喜。如是，阿那律陀，我心中生喜悦患，因此喜悦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不生太懈怠患，不生恐怖患，亦不生喜悦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自高心患，因此自高心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

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不生太懈怠患，不生恐怖患，不生喜悦患，亦不生自高心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若干想患，因此若干想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不生太懈怠患，不生恐怖患，不生喜悦患，不生自高心患，亦不生若干想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有何患？令我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心中生不观色患，因此不观色患故，便失定而灭眼，眼灭已，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，彼见色光明寻复灭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今要当作是念：‘我心中不生疑患，不生无念患，不生身病想患，不生睡眠患，不生太精勤患，不生太懈怠患，不生恐怖患，不生喜悦患，亦不生自高心患，不生若干想患，亦不生不观色患。’阿那律陀，我欲不起此患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便得光明而见色。阿那律陀，若我心生疑患，彼得心清净，无念、身病想、睡眠、太精勤、太懈怠、恐怖、喜悦、高心、生若干想、不观色心患，彼得心清净。

“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当修学三定，修学有觉有观定，修学无觉少观定，修学无觉无观定。’阿那律陀，我便修学三定，修学有觉有观定，修学无觉少观定，修学无觉无观定。

“若我修学有觉有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无觉少观定，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，若我修学有觉有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无觉无观定，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我修学无觉少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有觉有观定，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无觉少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，若我修学无觉少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无觉无观定，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无觉少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

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我修学无觉无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有觉有观定，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无觉无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，若我修学无觉无观定者，心便顺向无觉少观定，如是我不失此智见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修学无觉无观定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有时我知光明而不见色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何因何缘知光明而不见色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念光明相，不念色相者，尔时我知光明而不见色。’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见色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有时我见色而不知光明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何因何缘我见色而不知光明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念色相，不念光明相者，尔时我知色而不知光明。’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。阿那律陀，我尔时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有时我少知光明，亦少见色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何因何缘我少知光明，亦少见色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少入定，少入定故，少眼清净；少眼清净故，我少知光明，亦少见色。’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少知光明，亦少见色。阿那律陀，尔时我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有时我广知光明，亦广见色。阿那律陀，我作是念：‘何因何缘我广知光明，亦广见色？’阿那律陀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广入定，广入定故，广眼清净；广眼清净故，我广知光明，亦广见色。’阿那律陀，如是我知如是已，竟日、竟夜、竟日夜广知光明，亦广见色。阿那律陀，尔时我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我心中生疑患，彼得心清净，无念、身病想、睡眠、太精勤、太懈怠、恐怖、喜悦、高心、生若干想、不观色心患，彼得心清净，有觉有观定修学极修学，无觉少观定修学极修学，无觉无观定修学极修学，一向定修学极修学，杂定修学极修学，少定修学极修学，广无量定修学极修学，我生知见极明净，趣向定住，精勤修道品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那律陀，尔时我行此住止行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八 长寿王品天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枝提瘦，在水渚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本未得觉无上正真道时，而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也；然我未与彼天共同集会，未相慰劳，未有所论说，未有所答对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也；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也；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也；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也；然我不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也；然我不知彼天、彼彼天中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；亦知彼天、彼彼天中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；亦知彼天、彼彼天中也；然我不知彼天上我曾生中、未曾生中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宁可得生其光明，因其光明而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；亦知彼天、彼彼天中；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、未曾生中，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。’我为智见极明净故，便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即得光明，便见形色，及与彼天共同集会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；亦知彼天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；亦知彼天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命尽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，死此生彼；亦知彼天、彼彼天中；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、未曾生中也。

“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，便不可一向说得，亦不知我得觉无上正真之道，我亦于此世间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不能出过其上，我亦不得解脱种种解脱，我亦未离诸颠倒，未生已尽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办、不更受有、知如真。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，便可一向说得，亦知我得觉无上正真之道，我亦于此世间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出过其上，我亦得解脱种种解脱，我心已离诸颠倒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

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八念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婆奇瘦，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在枝提瘦水渚林中。彼时，尊者阿那律陀在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道从无欲，非有欲得；道从知足，非无厌得；道从远离，非乐聚会，非住聚会，非合聚会得；道从精勤，非懈怠得；道从正念，非邪念得；道从定意，非乱意得；道从智慧，非愚痴得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阿那律陀心中所念、所思、所行。世尊知已，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犹若力士屈伸臂顷，如是世尊从婆奇瘦鼍山怖林鹿野园中忽没不现，住枝提瘦水渚林中尊者阿那律陀前。是时，世尊便从定觉，叹尊者阿那律陀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谓汝在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道从无欲，非有欲得；道从知足，非无厌得；道从远离，非乐聚会，非住聚会，非合聚会得；道从精勤，非懈怠得；道从正念，非邪念得；道从定意，非乱意得；道从智慧，非愚痴得。’”

“阿那律陀，汝从如来更受第八大人之念，受已，便思道从不戏、乐不戏、行不戏，非戏、非乐戏、非行戏得。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此大人八念者，汝必能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如王、王臣有好缄簏，盛满种种衣，中前欲著，便取著之；中时、中后若欲著衣，便取著之，随意自在。阿那律陀，汝亦如是，得粪扫衣为第一服，汝必无欲，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如王、王臣有好厨宰，种种净妙甘美肴膳。阿那律陀，汝亦如是，常行乞食为第一饌，汝心无欲，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如王、王臣有好屋舍，或楼阁宫殿。阿那律陀，汝亦如是，依树下止为第一舍，汝心无欲，行此住止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如王、王臣有好床座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绵绮、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哆罗那。阿那律陀，汝亦如是，草座叶座为第一座，汝心无欲，行此住止

行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如是汝若游东方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；若游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。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，况说衰退？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！

“阿那律陀，若汝成就大人八念，而复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，汝于二果必得其一，或于现世得究竟智，或复有余得阿那含。阿那律陀，汝当成就此大人八念，亦应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已，然后于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尊者阿那律陀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入如其像定。以如其像定，犹若力士屈伸臂顷，如是，世尊从枝提瘦水渚林中忽没不见，住婆奇瘦鼍山怖林鹿野园中。

彼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。于是，世尊便从定觉，回顾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，令彼一切皆集讲堂。集讲堂已，还来白我。”

尊者阿难受佛教已，稽首礼足，即行宣敕，诸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，令彼一切皆集讲堂。集讲堂已，还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诸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，已令一切皆集讲堂，惟愿世尊自当知时。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诣讲堂，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曰：“诸比丘，我今为汝说大人八念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大人八念者，谓道从无欲，非有欲得；道从知足，非无厌得；道从远离，非乐聚会，非住聚会，非合聚会得；道从精勤，非懈怠得；道从正念，非邪念得；道从定意，非乱意得；道从智慧，非愚痴得；道从不戏、乐不戏、行不戏，非戏、非乐戏、非行戏得。”

“云何道从无欲，非有欲得？谓比丘得无欲，自知得无欲，不令他人知我无欲；得知足、得远离、得精勤、得正念、得定意、得智慧、得不戏，自知得不戏，不欲令他知我无欲，是谓道从无欲，非有欲得。云何道从知足，非无厌得？谓比丘行知足，衣取覆形，食取充躯，是谓道从知足，非无厌得。云何道从远离，非乐聚会，非住聚会，非合聚会得？谓比丘行远离，成就二远离，身及心俱远离，是谓道从远离，非乐聚会，非住聚会，非合聚会得。云何道从精进，非懈怠得？谓比丘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不舍方便，是谓道从精勤，非懈怠得。云何道从正念

，非邪念得？谓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内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道从正念，非邪念得。云何道从定意，非乱意得？谓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道从定意，非乱意得。云何道从智慧，非愚痴得？谓比丘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是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，是谓道从智慧，非愚痴得。云何道从不戏、乐不戏、行不戏，非戏、非乐戏、非行戏得？谓比丘意常灭戏，乐住无余涅槃，心恒乐住，欢喜意解，是谓道从不戏、乐不戏、行不戏，非戏、非乐戏、非行戏得。”

“诸比丘，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八念已，然后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。我以此教彼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陀得阿罗呵，心正解脱，得长老上尊，则于尔时而说颂曰：

“遥知我思念，无上世间师，

正身心入定，乘虚忽来到。

如我心所念，为说而复过，

诸佛乐不戏，远离一切戏。

既从彼知法，乐住正法中，

逮得三昧达，佛法作已办。

我不乐于死，亦不愿于生，

随时任所适，立正念正智。

鞞耶离竹林，我寿在彼尽，

当在竹林下，无余般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净不动道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欲者无常、虚伪、妄言，是妄言法则是幻化、欺诳、愚痴。若现世欲及后世欲，若现世色及后世色，彼一切是魔境界，则是魔饵，因此令心生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增伺、瞋恚及斗诤等，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。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

‘世尊所说，欲者无常、虚伪、妄言，是妄言法则是幻化、欺诳、愚痴。若现世欲及后世欲，若现世色及后世色，彼一切是魔境界，则是魔饵，因此令心生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增伺、瞋恚及斗诤等，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。’彼作是念：‘我可得大心成就游，掩伏世间，摄持其心。若我得大心成就游，掩伏世间，摄持其心者，如是心便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增伺、瞋恚及斗诤等，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。’彼以是行、以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不动，是谓第一说净不动道。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若有色者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，四大者是无常法，是苦、是灭。’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不动，是谓第二说净不动道。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若现世欲及后世欲，若现世色及后世色，若现世欲想、后世欲想，若现世色想、后世色想，彼一切想是无常法、是苦、是灭。’彼于尔时必得不动想，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不动，是谓第三说净不动道。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若现世欲想、后世欲想，若现世色想、后世色想及不动想，彼一切想是无常法，是苦、是灭。’彼于尔时得无所有处想，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不动，是谓第一说净无所有处道。”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此世空空于神、神所有，空有常，空有恒，空长存，空不变易。’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所有处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无所有处，是谓第二说净无所有处道。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我非为他而有所为，亦非自为而有所为。’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所有处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无所有处，是谓第三说净无所有处道。

“复次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若现世欲及后世欲，若现世色及后世色，若现世欲想、后世欲想，若现世色想、后世色想及不动想、无所有处想，彼一切想是无常法，

是苦、是灭。’彼于尔时而得无想，彼如是行、如是学，如是修习而广布，便于处得心净。于处得心净已，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想，或以慧为解；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因本意故，必至无想处，是谓说净无想道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如是行：‘无我、无我所、我当不有、我所当不有，若本有者，便尽得舍。’世尊，比丘行如是，彼为尽，得般涅槃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此事不定，或有得者，或有不得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比丘云何行不得般涅槃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比丘如是行，无我、无我所、我当不有、我所当不有，若本有者，便尽得舍。阿难，若比丘乐彼舍、著彼舍、住彼舍者，阿难，比丘行如是，必不得般涅槃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比丘若有所受，不得般涅槃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比丘有所受者，彼必不得般涅槃也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彼比丘为何所受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行中有余，谓有想、无想处，于有中第一，彼比丘受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彼比丘受余行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如是比丘受余行也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比丘云何行必得般涅槃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比丘如是行，无我、无我所、我当不有、我所当不有，若本有者，便尽得舍。阿难，若比丘不乐彼舍、不著彼舍、不住彼舍者，阿难，比丘行如是。必得般涅槃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比丘若无所受，必得般涅槃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比丘无所受，必得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已说净不动道，已说净无所有处道，已说净无想道，已说无余涅槃。世尊，云何圣解脱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：‘若现世欲及后世欲，若现世色及后世色，若现世欲想、后世欲想，若现世色想、后世色想及不动想、无所有处想、无想想，彼一切想是无常法、是苦、是灭，是谓自己有。若自己有者，是生、是老、是病、是死

。’阿难，若有此法，一切尽灭无余不复有者，彼则无生，无老、病、死。圣如是观，若有者必是解脱法，若有无余涅槃者是名甘露。彼如是观、如是见，必得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阿难，我今为汝已说净不动道，已说净无所有处道，已说净无想道，已说无余涅槃，已说圣解脱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，至林树下，空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！勤加精进，莫令后悔！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郁伽支罗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郁伽支罗，在恒水池岸。

尔时，一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惟愿为我善略说法，从世尊闻已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如是学，令心得住，在内不动无量善修。复观内身如身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外身如身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内外身如身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比丘，如此之定，去时、来时当善修习，住时、坐时、卧时、眠时、寤时、眠寤时亦当修习。复次，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、无觉少观定，修习无觉无观定；亦当修习喜共俱定、乐共俱定、定共俱定，修习舍共俱定。

“比丘，若修此定极善修者，比丘，当复更修观内觉如觉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外觉如觉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外觉如觉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比丘，如此之定，去时、来时当善修习，住时、坐时、卧时、眠时、寤时、眠寤时亦当修习。复次，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、无觉少观定，修习无觉无观定；亦当修习喜共俱定、乐共俱定、定共俱定，修习舍共俱定。

“比丘，若修此定极善修者，比丘，当复更修观内心如心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外心如心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

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内外心如心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比丘，如此之定，去时、来时当善修习，住时、坐时、卧时、眠时、寤时、眠寤时亦当修习。复次，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、无觉少观定，修习无觉无观定；亦当修习喜共俱定、乐共俱定、定共俱定，修习舍共俱定。

“比丘，若修此定极善修者，比丘，当复更修观内法如法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外法如法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复观内外法如法，行极精勤，立正念、正智，善自御心，令离悭贪，意无忧戚。比丘，如此之定，去时、来时当善修习，住时、坐时、卧时、眠时、寤时、眠寤时亦当修习。复次，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、无觉少观定，修习无觉无观定；亦当修习喜共俱定、乐共俱定、定共俱定，修习舍共俱定。”

“比丘，若修此定极善修者，比丘，心当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

“比丘，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，若游东方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；若游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。比丘，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，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，况说衰退？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。比丘，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，汝于二果必得其一，或于现世得究竟智，或复有余得阿那含。”

于是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受持佛教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因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故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尊者知法已至，得阿罗诃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娑鸡帝三族姓子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娑鸡帝，在青林中。

尔时，娑鸡帝有三族姓子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，并皆年少新出家学，共来入此正法不久。尔时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此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，共来入此正法不久。此三族姓子颇乐于此正法、律中行梵行耶？”时，诸比丘默然不答。

世尊复再三问诸比丘：“此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，共来入此正法不久。此三族姓子颇乐于此正法、律中行梵行耶？”时，诸比丘亦复再三默然不答。

于是，世尊自问三族姓子，告尊者阿那律陀：“汝等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，共来入此正法不久。阿那律陀，汝等颇乐此正法、律中行梵行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！我等乐此正法，修行梵行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小时年幼童子，清净黑发，身体盛壮，乐于游戏，乐数澡浴，严爱其身。于后亲亲及其父母皆相爱恋，悲泣啼哭，不欲令汝出家学道，汝等故能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阿那律陀，汝等不畏王而行学道，亦不畏贼，不畏负债，不畏恐怖，不畏贫穷不得活故而行学道，但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啼哭、忧苦，或复欲得大苦聚边。阿那律陀，汝等不以如是心故出家学道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阿那律陀，若族姓子以如是心出家学道者，为知所由，得无量善法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若为欲所覆、恶法所缠者，不得舍乐、无上止息，彼心生增伺、瞋恚、睡眠，心生不乐，身生频伸，多食心忧；彼比丘便不能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不能忍，身遇诸疾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，皆不堪耐。所以者何？以为欲所覆、恶法所缠，不得舍乐、无上止息故。若有离欲，非为恶法之所缠者，必得舍乐及无上止息，彼心不生增伺、瞋恚、睡眠，心不生不乐，身不生频伸，亦不多食，心不愁忧；彼比丘便能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能忍之，身遇诸疾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，皆能堪耐。所以者何？以非为欲所覆故，不为恶法之所缠故，又得舍乐、无上止息故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如来以何义故，或有所除，或有所用，或有所堪，或有所止，或有所吐耶？”

阿那律陀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如来非不尽，非不知故，或有所除，或有所用，或有所堪，或有所止，或有所吐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但因此身故，因六处故，因寿命故，或有所除，或有所用，或有所堪，或有所止，或有所吐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以此义故，或有所除，或有所用，或有所堪，或有所止，或有所吐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如来以何义故，住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乐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如来非为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故，住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乐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但以二义故，住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乐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：一者、为自现法乐居故，二者、为慈愍后生人故。或有后生人效如来住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乐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以此义故，住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乐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如来以何义故，弟子命终，记说某生某处、某生某处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如来非为趣为人说，亦不欺诳人，亦不欲得人欢乐故，弟子命终，记说某生某处、某生某处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但为清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极信极爱，极生喜悦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，故弟子命终，记说某生某处，某生某处。若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得究竟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或自见彼尊者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尊者如是有信、如

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尊者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五下分结已尽，生于彼间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或自见彼尊者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尊者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尊者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尊者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尊者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尊者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尊者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尊者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尊者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得究竟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或自见彼比丘尼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比丘尼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比丘尼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，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五下分结已尽，生于彼间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或自见彼比丘尼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比丘尼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比丘尼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比丘尼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

彼比丘尼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比丘尼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比丘尼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比丘尼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比丘尼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五下分结已尽，生于彼间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或自见彼优婆塞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优婆塞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塞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优婆塞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优婆塞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塞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彼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优婆塞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优婆塞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塞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若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五下分结已尽，生于彼间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或自见彼优婆私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优婆私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私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优婆私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

彼优婆私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私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

“阿那律陀，复次，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，彼为佛所记，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。或自见彼优婆私，或复从他数数闻之，彼优婆私如是有信、如是持戒、如是博闻、如是惠施、如是智慧。其人闻已，忆彼优婆私有信、持戒、博闻、惠施、智慧，闻此正法、律已，或心愿效如是如是。阿那律陀，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。阿那律陀，如来以此义故，弟子命终，记说某生某处、某生某处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十九 长寿王品梵天请佛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梵天住梵天上，生如是邪见：“此处有常，此处有恒，此处长存，此处是要，此处不终法，此处出要，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他心智，知彼梵天心之所念，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犹若力士屈伸臂顷，于舍卫国胜林给孤独园忽没不现，往梵天上。

时，彼梵天见世尊来，即请世尊：“善来大仙人，此处有常，此处有恒，此处长存，此处是要，此处不终法，此处出要，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梵天，汝无常称说常，不恒称说恒，不存称说存，不要称说要，终法称说不终法，非出要称说出要，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梵天，汝有是无明！梵天，汝有是无明！”

时，魔波旬在彼众中。于是，魔波旬语世尊曰：“比丘，莫违此梵天所说！莫逆此梵天所说！比丘，若汝违此梵天所说，逆此梵天所说者，是为比丘犹如有人吉祥事来，而排却之。比丘所说亦复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，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！莫逆此梵天所说！比丘，若汝违此梵天所说，逆此梵天所说者，是为比丘犹如有人从山上堕，虽以手足扪摸于空而无所得。比丘所说亦复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，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！莫逆此梵天所说！比丘，若汝违此梵天所说，逆此梵天所说者，是为比丘犹如有人从树上堕，虽以手足扪摸枝叶而无所得。比丘所说亦复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，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！莫逆此梵天所说！所以者何？此梵天梵、福佑、能化、最尊、能作、能造、是父，已

有、当有一切众生皆从是生，此所知尽知、所见尽见。

“大仙人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憎恶地、毁呰地者，彼身坏命终，必生余下贱妓乐神中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憎恶梵天、毁呰梵天者，彼身坏命终，必生余下贱妓乐神中。大仙人，若有沙门、梵志爱乐地、称叹地者，彼身坏命终，必生最上尊梵天中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爱乐梵天、称叹梵天者，彼身坏命终，必生最上尊梵天中。大仙人，汝不见此梵天大眷属坐如我辈耶？”

彼魔波旬非是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属，然自称说我是梵天。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魔波旬非是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属，然自称说我是梵天。若说有魔波旬者，此即是魔波旬。”

世尊知已，告曰：“魔波旬，汝非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属，然汝自称说我是梵天。若说有魔波旬者，汝即是魔波旬。”于是，魔波旬而作是念：“世尊知我！善逝见我！”知已愁忧，即于彼处忽没不现。

时，彼梵天至再三请世尊：“善来大仙人，此处有常，此处恒有，此处长存，此处是要，此处不终法，此处出要，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”

世尊亦至再三告曰：“梵天，汝无常称说常，不恒称说恒，不存称说存，不要称说要，终法称说不终法，非出要称说出要，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梵天，汝有是无明！梵天，汝有是无明！”

于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昔有沙门、梵志，寿命极长，存住极久。大仙人，汝寿至短，不如彼沙门、梵志一宴坐顷。所以者何？彼所知尽知、所见尽见，若实有出要者，更无余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；若无有实出要者，更无余出要过其上，有胜、有妙、有最者。大仙人，汝于出要不出要想，不出要出要想，如是汝不得出要，便成大痴。所以者何？以无境界故。大仙人，若有沙门、梵志爱乐地、称叹地者，彼为我自在，为随我所欲，为随我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爱乐梵天、称叹梵天者，彼为我自在，为随我所欲，为随我所使。大仙人，若汝爱乐地、称叹地者，汝亦为我自在，为随我所欲，为随我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爱乐梵天、称叹梵天者，汝亦为我自在，为随我所欲，为随我所使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梵天如是，梵天所说真谛，若有沙门、梵志爱乐地、称叹地者，彼为汝自在，为随汝所欲，为随汝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爱乐梵天、称叹梵天者，彼为汝自在，为随汝所欲，为随汝所使。梵天，若我爱乐地、称叹地者，我亦为汝自在，为随汝所欲，为随汝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爱乐梵

天、称叹梵天者，我亦为汝自在，为随汝所欲，为随汝所使。

“梵天，若此八事，我随其事爱乐称叹者，彼亦有如是。梵天，我知汝所从来处、所往至处、随所住、随所终、随所生。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”

于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汝云何知我所知、见我所见？云何识悉我？如日自在，明照诸方，是为千世界。于千世界中，汝得自在耶？知彼彼处无有昼夜，大仙人曾更历彼，数经历彼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天，如日自在，明照诸方，是为千世界。于千世界中，我得自在，亦知彼彼处无有昼夜。梵天，我曾更历彼，我数经历彼。梵天，有三种天：光天、净光天、遍净光天。梵天，若彼三种天有知有见者，我亦有彼知见。梵天，若彼三种天无知无见者，我亦自有知见。梵天，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有知有见者，我亦有彼知见。梵天，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无知无见者，我亦自有知见。梵天，若汝有知有见者，我亦有此知见。梵天，若汝无知无见者，我亦自有知见。梵天，若汝及眷属有知有见者，我亦有此知见。梵天，若汝及眷属无知无见者，我亦自有知见。梵天，汝不与我一切等，不与我尽等，但我于汝最胜最上。”

于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何由得彼三种天有知有见者，汝亦有彼知见；若彼三种天无知无见者，汝亦自有知见？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有知有见者，汝亦有彼知见；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无知无见者，汝亦自有知见？若我有知有见者，汝亦有此知见；若我无知无见者，汝亦自有知见？若我及眷属有知有见者，汝亦有此知见；若我及眷属无知无见者，汝亦自有知见？大仙人，非为爱言耶？问已不知增益愚痴。所以者何？以识无量境界故，无量知、无量见、无量种别，我各各知别，是地知地；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是梵天知梵天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梵天，若有沙门、梵志于地有地想：地是我、地是我所，我是地所。彼计地是我已，便不知地。如是于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，净有净想：净是我，净是我所，我是净所。彼计净是我已，便不知净。梵天，若有沙门、梵志，地则知地，地非是我，地非我所，我非地所。彼不计地是我已，彼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，净则知净，净非是我，净非我所，我非净所。彼不计净是我已，彼便知净。梵天，我于地则知地，地非是我，地非我所，我非地所。我不计地是我已，我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，净则知净，净非是我，净非我所，我非净所。我不计净是我已，我便知净。”

于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此众生爱有、乐有、习有，汝已拔有根本。所以者何？谓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故。”便说颂曰：

“于有见恐怖，无有见不惧，

是故莫乐有，有何不可断？

“大仙人，我今欲自隐形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天，汝若欲自隐形者，便随所欲。”

于是，梵天即随所处自隐其形，世尊即知：“梵天，汝在彼，汝在此，汝在中。”

于是，梵天尽现如意，欲自隐形而不能隐，还住梵天中。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梵天，我今亦欲自隐其形。”

梵天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若欲自隐形者，便随所欲。”

于是，世尊而作是念：“我今宁可现如其像如意足，放极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而自隐住，使诸梵天及梵天眷属但闻我声而不见形。”于是，世尊即现如其像如意足，放极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，便自隐住，使诸梵天及梵天眷属但闻其声而不见其形。于是，梵天及梵天眷属各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谓放极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而自隐住，使我等及眷属但闻彼声而不见形。”

于是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属，我今宁可摄如意足。”世尊便摄如意足，还住梵天中。于是，魔王亦至再三在彼众中。尔时，魔王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善见、善知、善达，然莫训诲教呵弟子，亦莫为弟子说法，莫著弟子！莫为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；行无为，于现世受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，此唐自烦劳。大仙人，昔有沙门、梵志训诲弟子，教呵弟子，亦为弟子说法，乐著弟子。彼以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。大仙人，是故我语汝莫得训诲教呵弟子，亦莫为弟子说法，莫著弟子！莫为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；行无为，于现世受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，汝唐自烦劳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魔波旬，汝不为我求义故说，非为饶益故，非为乐故，非为安隐故：‘莫得训诲教呵弟子，莫为弟子说法，莫著弟子！莫为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；行无为，于现世受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，汝唐自烦劳。’魔波旬，汝作是念：‘此沙门瞿昙为弟子说法，彼弟子闻法已，出我境界。’魔波旬，是故汝今语我：‘莫得训诲教呵弟子，亦莫为弟子说法，莫著弟子！莫为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

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；行无为，于现世受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，汝唐自烦劳。’

“魔波旬，若有沙门、梵志训诲弟子，教呵弟子，为弟子说法，乐著弟子，为著弟子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余下贱妓乐神中。彼沙门、梵志，彼非沙门称说沙门，非梵志称说梵志，非阿罗诃称说阿罗诃，非等正觉称说等正觉。魔波旬，我实沙门称说沙门，实梵志称说梵志，实阿罗诃称说阿罗诃，实等正觉称说等正觉。魔波旬，若我为弟子说法，若不说者，汝且自去！我今自知应为弟子说法、不应为弟子说法。”

是为梵天请，魔波旬违逆，世尊随顺说，是故此经名梵天请佛。

佛说如是，梵天及梵天眷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有胜天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于是，仙余财主告一使人：“汝往诣佛，为我稽首，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仙余财主稽首佛足，问讯世尊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汝既为我问讯佛已，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为我稽首礼彼足已，问讯尊者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作如是语：‘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问讯尊者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仙余财主请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，供明日食。’若受请者，复作是语：‘尊者阿那律陀，仙余财主多事多为，为王众事断理臣佐。惟愿尊者阿那律陀为慈愍故，与四人俱，明日早来至仙余财主家。’”

于是，使人受仙余财主教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仙余财主稽首佛足，问讯世尊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使人曰：“令仙余财主安隐快乐，令天及人、阿修罗、揵塔和、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。”

于是，使人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问讯尊者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不？仙余财主请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，供明日食。”

是时，尊者真迦旃延去尊者阿那律陀不远而宴坐也。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我向所道，明日我等为乞食故，入舍卫国，正谓此也。今仙余财主遣人请我等四人，供明日食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即时白曰：“愿尊者阿那律陀为彼人故，默然受请。我等明日出此暗林，为乞食故，入舍卫国。”尊者阿那律陀为彼人故，默然而受。

于是，使人知尊者阿那律陀默然受已，寻复白曰：“仙余财主白尊者阿那律陀：‘仙余财主多事多为，为王众事断理臣佐。愿尊者阿那律陀为慈愍故，与四人俱，明日早来，至仙余财主家。’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使人曰：“汝便还去，我自知时。”于是，使人即从座起，稽首作礼，绕三匝而去。

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四人共俱，往诣仙余财主家。尔时，仙余财主婇女围绕，住中门下，待尊者阿那律陀。仙余财主遥见尊者阿那律陀来，见已，叉手向尊者阿那律陀，赞曰：“善来尊者阿那律陀，尊者阿那律陀久不来此。”于是，仙余财主敬心扶抱尊者阿那律陀，将入家中，为敷好床，请使令坐。

尊者阿那律陀即坐其床，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却坐一面，坐已，白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欲有所问，惟愿见听！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财主，随汝所问，闻已当思。”

仙余财主便问尊者阿那律陀：“或有沙门、梵志来至我所，语我：‘财主，汝当修大心解脱。’尊者阿那律陀，复有沙门、梵志来至我所，语我：‘财主，汝当修无量心解脱。’尊者阿那律陀，大心解脱、无量心解脱，此二解脱，为文异义异耶？为一义文异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财主，汝前问此事，汝先自答，我当后答。”

仙余财主白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大心解脱、无量心解脱，此二解脱一义文异，仙余财主不能答此事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财主，当听我为汝说大心解脱、无量心解脱。大心解脱者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依一树，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若不依一树者，当依二三树，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若不依二三树者，当依一林；若不依一林者，当依二三林；若不依二三林者，当依一村；若不依一村者，当依二三村；若不依二三村者，当依一国；若不依一国者，当依二三国；若不依二三国者，当依此大地乃至大海，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，是谓大心解脱。

“财主，云何无量心解脱？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，是谓无量心解脱。财主，大心解脱、无量心解脱，此二解脱为义异文异？为一义文异耶？”

仙余财主白尊者阿那律陀曰：“如我从尊者闻，则解其义，此二解脱，义既异，文亦异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财主，有三种天：光天、净光天、遍净光天。于中光天者，彼生在一处，不作是念：‘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’但光天随其所往，即乐彼中。财主，犹如蝇在肉段，不作是念：‘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’但蝇随肉段去，即乐彼中。如是彼光天不作是念：‘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’但光天随其所往，即乐彼中。有时光天集在一处，虽身有异而光不异。财主，犹如有人燃无量灯，著一室中，彼灯虽异而光不异。如是彼光天集在一处，虽身有异而光不异。有时光天各自散去，彼时各散去时，其身既异，光明亦异。财主，犹如有人从一室中出众多灯，分著诸室，彼灯即异，光明亦异。如是彼光天各自散去，彼各散去时，其身既异，光明亦异。”

于是，尊者真迦旃延白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光天生在一处，可知有胜如、妙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可说彼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光天生在一处，何因何缘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依一树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，心作光明想极盛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；若不依一树者，或依二三树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，心作光明想极盛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贤者迦旃延，此二心解脱，何解脱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耶？”

尊者真迦旃延答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若有沙门、梵志不依一树者，或依二三树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，心作光明想极盛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尊者阿那律陀，二解脱中，此解说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复问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若不依二三树者，或依一林；若不依一林者，或依二三林；若不依二三林者，或依一村；若不依一村者，或依二三村；若不依二三

村者，或依一国；若不依一国者，或依二三国；若不依二三国者，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，心作光明想极盛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贤者迦旃延，此二解脱，何解脱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？”

尊者真迦旃延答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若有沙门、梵志不依二三树者，或依一林；若不依一林者，或依二三林；若不依二三林者，或依一村；若不依一村者，或依二三村；若不依二三村者，或依一国；若不依一国者，或依二三国；若不依二三国者，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，心作光明想极盛，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。尊者阿那律陀，二解脱中此解脱为上、为胜、为妙、为最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迦旃延，因是缘是，彼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胜如故，修便有精粗；因修有精粗故，得人则有胜如。贤者迦旃延，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净光天生在一处，可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可说彼净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净光天生在一处，何因何缘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此定不修、不习、不广、不极成就，彼于后时，身坏命终，生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不得极止息，不得极寂静，亦不得尽寿讫。贤者迦旃延，犹青莲华，红、赤、白莲，水生水长，在水底时，尔时根、茎、叶、华，彼一切水渍水浇，水所润，无处不渍。贤者迦旃延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此定不修、不习、不广，不极成就，彼身坏命终，生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不得极止息，不得极寂静，亦不得尽寿讫。

“贤者迦旃延，复有沙门、梵志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此定数修、数习、数广，极成就，彼身坏命终，生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得极止息，得极寂静，亦得寿尽讫。贤者迦旃延，犹青莲华，红、赤、白莲，水生水长，出水上住，水所不渍。贤者迦旃延，如是复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此定数修、数习、数广，极成就，彼身坏命终，生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得极止息，得极寂静，亦得寿尽讫。

“贤者迦旃延，因是缘是，彼净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胜如故，修便有精粗；因修有精粗故，得人则有胜如。贤者迦旃延，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，可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可说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”

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，何因何缘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不极止睡眠，不善息掉悔，彼于后时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不极净。贤者迦旃延，譬如燃灯，因缘油炷，若油有滓，炷复不净，因是灯光生不明净。贤者迦旃延，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不极止睡眠，不善息掉悔，彼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不极净。

“贤者迦旃延，复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极止睡眠，善息掉悔，彼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极明净。贤者迦旃延，譬如燃灯，因缘油炷，若油无滓，炷复极净，因是灯光生极明净。

“贤者迦旃延，如是复有沙门、梵志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，彼极止睡眠，善息掉悔，彼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极明净。

“贤者迦旃延，因是缘是，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，知有胜如、妙与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胜如故，修便有精粗；因修有精粗故，得人则有胜如。贤者迦旃延，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。”

于是，尊者真迦旃延叹仙余财主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财主，汝为我等多所饶益。所以者何？初问尊者阿那律陀有胜天，我等未曾从尊者阿那律陀闻如是义，是谓彼天、有彼天、如是彼天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多有彼天，谓此日月如是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以光不及光，彼与我集，共相慰劳，有所论说，有所答对，然我不如是说，是谓彼天、有彼天、如是彼天。”

尔时，仙余财主知彼尊者所说已讫，即从座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举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，别坐听法。仙余财主坐已，尊者阿那律陀而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，仙余财主及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迦絺那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亦在舍卫国，住娑罗逻岩山中。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乞食。尊者阿难亦复平旦著衣持钵，入舍卫乞食。

尊者阿那律陀见尊者阿难亦行乞食，见已，语曰：“贤者阿难，当知我三衣粗素坏尽。贤者，今可请诸比丘为我作衣。”尊者阿难为尊者阿那律陀默然许请。

于是，尊者阿难舍卫乞食已，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手执户钥，遍诣房房，见诸比丘便语之曰：“诸尊，今往诣娑罗逻岩山中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难语，皆往诣娑罗逻岩山中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

于是，世尊见尊者阿难手执户钥，遍诣房房，见已，问曰：“阿难，汝以何事，手执户钥，遍诣房房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请诸比丘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何以故不请如来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？”

于是尊者阿难即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往诣娑罗逻岩山中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”世尊为尊者阿难默然而许。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，往诣娑罗逻岩山中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尔时，娑罗逻岩山中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

彼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。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目揵连，我能为阿那律陀舒张衣裁，割截连缀而缝合之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为贤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，诸比丘当共割截，连缀缝合。”

于是，世尊即为尊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，诸比丘便共割截，连缀缝合，即彼一日为尊者阿那律陀成三衣讫。

尔时，世尊知尊者阿那律陀三衣已成，则便告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为诸比丘说迦絺那法。我今腰痛，欲小自息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”

于是，世尊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，犍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作光明想，立正念正智，常作起想。

彼时，尊者阿那律陀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我本未出家学道时，厌生老病死、啼哭懊恼、悲泣忧戚，欲断此大苦聚。诸贤，我厌已而作是观：‘居家至狭，尘劳之处；出家学道，发露旷大。我今在家为锁所锁，不得尽形寿修诸梵行。我宁可舍少财物及多财物，舍少亲族及多亲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诸贤，我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，舍少亲族及多亲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诸贤，我出家学道，舍族姓已，受比丘学，修行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介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戒。

“诸贤，我离杀，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我于杀生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不与取，断不与取，与而后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非梵行，断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净无秽，离欲断淫，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

“诸贤，我离妄言，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，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我于妄言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两舌，断两舌，行不两舌，不破坏他；不闻此语彼，欲破坏此；不闻彼语此，欲破坏彼；离者欲合，合者欢喜，不作群党，不乐群党，不称说群党，我于两舌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粗言，断粗言，若有所言，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断如是言；若有所说，清和柔润，顺耳入心，可喜可爱，使他安乐，言声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他得定，说如是言，我于粗言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绮语，断绮语，时说、真说、法说、义说、止息说、乐止息说，事顺时得宜，善教善诃，我于绮语净除其心。

“诸贤，我离治生，断治生，弃舍称量及斗斛，不受财贷，不缚束人，不望折斗量，不以小利侵欺于人，我于治生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寡妇、童女，断受寡妇、童女，我于受寡妇、童女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奴婢，断受奴婢，我于受奴婢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断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我于受象、马、牛、羊净除其心

。诸贤，我离受鸡、猪，断受鸡、猪，我于受鸡、猪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田业、店肆，断受田业、店肆，我于受田业、店肆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断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我于受生稻、麦、豆净除其心。

“诸贤，我离酒，断酒，我于饮酒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高广大床，断高广大床，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断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我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歌舞、倡妓及往观听，断歌舞、倡妓及往观听，我于歌舞、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生色像宝，断受生色像宝，我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过中食，断过中食，一食，不夜食，学时食，我于过中食净除其心。

“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聚，当复学极知足，衣取覆形，食取充躯，随所游至，与衣钵俱，行无顾恋，犹如鹰鸟与两翅俱，飞翔空中。诸贤，我亦如是，随所游至，与衣钵俱，行无顾恋。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，当复学守护诸根，常念闭塞，念欲明达，守护念心而得成就，恒起正知。若眼见色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色，谓忿诤故，守护眼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眼根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意知法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法，谓忿诤故，守护意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意根。

“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，守护诸根，当复学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，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。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，守护诸根，正知出入，当复学独住远离，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山岩石室、露地蘘藁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冢间。诸贤，我已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愿，反念不向，断除贪伺，心无有诤。见他财物、诸生活具，不起贪伺，欲令我得，我于贪伺净除其心。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断疑、度惑，于诸善法无有犹豫，我于疑惑净除其心。

“诸贤，我已断此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如意足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我得无量如意足，谓分一为众，合众为一，一则住一，有知有见，不碍石壁，犹如行空，没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结跏趺坐，上升虚空，犹如鸟翔。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以手扪摸身至梵天。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天耳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我以天耳闻人、非人音声，近远、妙与不妙。

“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他心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我为他众生所念、所思、所为、所行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；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，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；有恚无恚、有痴无痴、有秽无秽、合散、高下、小大、修不修、定不定；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，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。

“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忆宿命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有行有相貌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，谓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量成败劫，彼众生名某，彼昔更历，我曾生彼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，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命讫；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，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命讫。

“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生死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，好色恶色，妙与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，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，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上生天中。

“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漏尽智通作证。诸贤，我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、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；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；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诸贤，若有比丘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秽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，终无是处。诸贤，犹去村不远，有楼观堂阁，其中安梯或施十磴，或十二磴。若有人来，求愿欲得升彼堂阁，若不登此梯第一磴上，欲登第二磴者，终无是处。若不登第二磴，欲登第三、四，至升堂阁者，终无是处。诸贤，如是若有比丘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秽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，终无是处。

“诸贤，若有比丘不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秽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，必有是处。诸贤，犹去村不远，有楼观堂阁，其中安梯或施十磴，或十二磴。若有人来，求愿欲得升彼堂阁，若登此梯第一磴上，欲登第二磴者，必有是处。若登第二磴，欲登第三、四，至升堂阁者，必有是处。诸贤，如是若有比丘不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秽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

法阁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诸贤，我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法之阁，以小方便观千世界。诸贤，犹有目人住高楼上，以小方便观下露地，见千土墩。诸贤，我亦如是，依戒立戒，以戒为梯，升无上慧堂正法之阁，以小方便观千世界。诸贤，若王大象，或有七宝，或复减八，以多罗叶覆之，如我覆藏于此六通。

“诸贤，若于我如意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诸贤，若于我天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诸贤，若于我他心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诸贤，若于我宿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诸贤，若于我生死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诸贤，若于我漏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应问我，我当答之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尊者阿那律陀，今娑罗逻岩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，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，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天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于尊者阿那律陀他心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宿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于尊者阿那律陀生死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于尊者阿那律陀漏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，彼当问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但我等长夜以心识尊者阿那律陀心，如尊者阿那律陀，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”

于是，世尊所患已差，而得安隐，即时便起，结跏趺坐。世尊坐已，叹尊者阿那律陀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极善！阿那律陀，谓汝为诸比丘说迦絺那法。阿那律陀，汝复为诸比丘说迦絺那法。阿那律陀，汝为诸比丘数数说迦絺那法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，汝等受迦絺那法，诵习迦絺那法，善持迦絺那法。所以者何？迦絺那法与法相应，为梵行本，致通致觉，亦致涅槃。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应当至心受迦絺那法，善受善持迦絺那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过去时诸比丘作如是衣，如阿那律陀比丘；不见未来、现在诸比丘作如是衣，如阿那律陀比丘。所以者何？谓今娑罗逻岩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，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。如是阿那律陀比丘，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 长寿王品念身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耆祇国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诣阿恕那揵尼住处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阿恕那而行乞食；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诣一林。入彼林中，至一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于中食后，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“诸贤，世尊甚奇！甚特！修习念身，分别广布，极知极观，极修习，极护治，善具善行，在一心中，佛说念身有大果报，得眼、有目，见第一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在于宴坐，以净天耳出过于人，闻诸比丘于中食后，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“诸贤，世尊甚奇！甚特！修习念身，分别广布，极知极观，极修习，极护治，善具善行，在一心中，佛说念身有大果报，得眼、有目，见第一义。”世尊闻已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讲堂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向共论何事耶？以何事故集坐讲堂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我等诸比丘于中食后，集坐讲堂，共论此事：‘诸贤，世尊甚奇！甚特！修习念身，分别广布，极知极观，极修习，极护治，善具善行，在一心中，佛说念身有大果报，得眼、有目，见第一义。’世尊，我等向共论如此事，以此事故，集坐讲堂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云何我说修习念身，分别广布，得大果报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，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比丘修习念身？比丘者，行则知行，住则知住，坐则知坐，卧则知卧，眠则知眠，寤则知寤，眠寤则知眠寤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皆正知之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生恶不善念，以善法念治断灭止。犹木工师、木工弟子，彼持墨绳，用绁于木，则以利斧斫治令直；如是比丘生恶不善念，以善法念治断灭止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

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治心，治断灭止。犹二力士捉一羸人，处处旋捉，自在打锻；如是比丘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治心，治断灭止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。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念入息即知念入息，念出息即知念出息，入息长即知入息长，出息长即出息长，入息短即知入息短，出息短即知出息短；学一切身息入，学一切身息出，学止身行息入，学止口行息出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离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离生喜乐无处不遍。犹工浴人器盛澡豆，水和成抟，水渍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离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离生喜乐无处不遍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，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定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定生喜乐无处不遍。犹如山泉，极净澄清，充满盈流，四方水来，无缘得入，即彼泉底，水自涌出，盈流于外，渍山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定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定生喜乐无处不遍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无喜生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无喜生乐无处不遍。犹青莲华，红、赤、白莲，水生水长，在于水底，根茎华叶，悉渍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无喜生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无喜生乐无处不遍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，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无处不遍。犹有一人，被七肘衣或八肘衣，从头至足，于此身体无处不覆；如是比丘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，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无处不遍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

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念光明想，善受善持，善意所念，如前后亦然，如后前亦然，如昼夜亦然，如夜昼亦然，如下上亦然，如上下亦然；如是不颠倒，心无有缠，修光明心，心终不为暗之所覆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，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观相善受善持，善意所念。犹如有人，坐观卧人，卧观坐人；如是比丘观相善受善持，善意所念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此身随住，随其好恶，从头至足，观见种种不净充满，谓此身中有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粗细薄肤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心、肾、肝、肺、大肠、小肠、脾、胃、抟粪、脑及脑根、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痰、小便。犹以器盛若干种子，有目之士，悉见分明，谓稻、粟种、大麦、小麦、大小麻豆、菘菁芥子；如是比丘此身随住，随其好恶，从头至足，观见种种不净充满，谓此身中有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粗细薄肤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心、肾、肝、肺、大肠、小肠、脾、胃、抟粪、脑及脑根、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痰、小便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观身诸界：‘我此身中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’犹如屠儿杀牛，剥皮布于地上，分作六段；如是比丘观身诸界：‘我此身中，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观彼死尸，或一、二日至六、七日，乌鸱所啄，豺狗所食，火烧埋地，悉腐烂坏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骸骨青色，腐烂食半，骨锁在地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

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离皮肉血，唯筋相连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。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骨节解散，散在诸方，足骨、膊骨、髀骨、髖骨、脊骨、肩骨、颈骨、髑髏骨，各在异处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。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修习念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骨白如螺，青犹鸽色，赤若血涂，腐坏碎末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随其身行，便知上如真。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，断心诸患而得定心；得定心已，则知上如真，是谓比丘修习念身。

“若有如是修习念身，如是广布者，彼诸善法尽在其中，谓道品法也。若彼有心意解遍满，犹如大海，彼诸小河尽在海中。若有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彼诸善法尽在其中，谓道品法也。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犹如有瓶，中空无水，正安著地，若人持水来泻瓶中。于比丘意云何？彼瓶如是当受水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受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空无水，正安著地，是故必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”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犹如有瓶，水满其中，正安著地，若人持水来泻瓶中。于比丘意云何？彼瓶如是复受水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瓶水满，正安著地，是故不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，有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”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犹如力士，以大重石掷淖泥中。于比丘意云何？泥为受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受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泥淖石重，是故必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犹如力士，以轻毛毬掷平户扇。于比丘意云何？彼为受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毛毬轻闸，户扇平立，是故不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犹人求火，以槁木为母，以燥钻钻。于比丘意云何？彼人如是为得火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得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以燥钻钻于槁木，是故必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不正立念身、游行少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必能得也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空无念身故。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犹人求火，以湿木为母，以湿钻钻。于比丘意云何？彼人如是，为得火不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以湿钻钻于湿木，是故不得。如是若有沙门、梵志正立念身、游行无量心者，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，终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空有念身故。

“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当知有十八德。云何十八？比丘者，能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能忍之，身遇诸疾，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，皆能堪耐。如是修习念身，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一德。复次，比丘堪耐不乐，若生不乐，心终不著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二德。复次，比丘堪耐恐怖，若生恐怖，心终不著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三德。

“复次，比丘生三恶念——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若生三恶念，心终不著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四德。复次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五至第八德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九德。复次，比丘三结已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而得苦际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十德。复次，比丘五下分结尽，生于彼间，便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十一德。

“复次，比丘若有息解脱，离色得无色，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，而以慧观知漏、断漏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十二德。

“复次，比丘如意足、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，诸漏已尽，得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是谓第十三至第十八德。如是修习念身、如是广布者，当知有此十八功德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支离弥梨经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于中食后少有所为，集坐讲堂，欲断诤事，谓论此法、律，此佛之教。彼时，质多罗象子比丘亦在众中。于是，质多罗象子比丘，众多比丘论此法、律，此佛教时，于其中间竞有所说，不待诸比丘说法讫竟，又不以恭敬、不以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。

是时，尊者大拘絺罗在彼众中。于是，尊者大拘絺罗告质多罗象子比丘曰：“贤者，当知众多比丘说此法、律，此佛教时，汝莫于中竞有所说！若诸比丘所说讫已，然后可说。汝当以恭敬、当以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，莫不恭敬、莫不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。”

尔时，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悉在众中。于是，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语尊者大拘絺罗曰：“贤者大拘絺罗，汝莫大责数质多罗象子比丘。所以者何？质多罗象子比丘戒德多闻，似如懈怠，然不贡高。贤者大拘絺罗，质多罗象子比丘，诸比丘随所为时而能佐助。”

于是，尊者大拘絺罗语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曰：“诸贤，不知他心者，不得妄说称不称。所以者何？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时，及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、可爱可敬前，彼便善守善护。若于后时离世尊前，及离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、可爱可敬前，彼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若如牛，入他田中，守田人捉，或以绳系，或著栏中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此牛不复入他田中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谓彼牛者，为绳所系，或断或解，为栏所遮，或破或跳出，复入他田，如前无异。诸贤，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时，及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、可爱可敬前，彼便善守善护。若于后时离世尊前，及离诸梵行可惭可愧、可爱可敬前，彼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

“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逮得初禅，彼得初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大雨时，村间湖池水满其中，彼若本时所见沙石、草木、甲虫、鱼鳖、虾蟆及诸水性，去时来时，走时住时；后水满已，尽不复见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彼湖池中终不复见沙石、草木、甲虫、鱼鳖、虾蟆及诸水性，去时来时，走时住时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湖池水，或象饮马饮，骆驼、牛、驴、猪、鹿、水牛饮，或人取用，风吹日炙，彼若本时不见沙石、草木、甲虫、鱼鳖、虾蟆及诸水性，去时来时，走时住时；后水减已，还见如故。如是，贤者，或有一人逮得初禅，彼得初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

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”

“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二禅，彼得第二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大雨时，四衢道中尘咸作泥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此四衢道泥终不燥，不复作尘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此四衢道，或象行马行，骆驼、牛、驴、猪、鹿、水牛及人民行，风吹日炙，彼四衢道泥干燥已，还复作尘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二禅，彼得第二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

“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三禅，彼得第三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山泉湖水，澄清平岸，定不动摇，亦无波浪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彼山泉湖水终不复动，亦无波浪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或于东方大风卒来，吹彼湖水，动涌波浪；如是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大风卒来，吹彼湖水，动涌波浪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三禅，彼得第三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”

“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四禅，彼得第四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如居士、居士子，食微妙食，充足饱满已，本欲食者，则不复欲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彼居士、居士子，终不复欲得食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居士、居士子，过夜饥已，彼若本所不用食者，还复欲得。如是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第四禅，彼得第四禅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

“复次，诸贤，或有一人得无想心定，彼得无想心定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心便生欲。彼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犹如一无事处，闻支离弥梨虫声；彼无事处，或王或王大臣夜止宿，彼象声、马声、车声、步声、螺声、鼓声、细腰鼓声、妓鼓声、舞声、歌声、琴声、饮食声，彼若本闻支离弥梨虫声便不复闻。诸贤，若有作是说：‘彼无事处，终不复闻支离弥梨虫声。’如是彼为正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王及王大臣过夜平旦，各自还归，彼若闻象声、马声、车声、步声、螺声、鼓声、细腰鼓声、妓鼓声、舞声、歌声、琴声、饮食声故，不闻支离弥梨虫声；彼既去已，还闻如故。如是，诸贤，得无想心定，得无想心定已，便自安住，不复更求未得欲得、不获欲获、不作证欲作证。彼于后时，便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。彼数与白衣共会，调笑贡高，种种谈哗已，便心生欲。心生欲已，便身热心热。彼身心热已，便舍戒罢道。诸贤，是谓有一人。”

尔时，质多罗象子比丘寻于其后舍戒罢道。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闻质多罗象子比丘舍戒罢道已，往诣尊者大拘絺罗所，到已白曰：“尊者大拘絺罗，为知质多罗象子比丘心？为因余事知？所以者何？今质多罗象子比丘已舍戒罢道。”

尊者大拘絺罗告彼亲朋友曰：“诸贤，此事正应尔。所以者何？以不知如真，不见如真。所以者何？因不知如真，不见如真故。”

尊者大拘絺罗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大拘絺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长老上尊睡眠经第十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婆耆瘦，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游摩竭国，在善知识村中。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独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便睡眠。世尊遥知尊者大目揵连独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便睡眠。世尊知已，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犹若力士屈伸臂顷，从婆耆瘦鼍山怖林鹿野园中忽没不现，往摩

竭国善知识村尊者大目揵连前。于是，世尊从定而寤，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汝著睡眠！大目揵连，汝著睡眠！”

尊者大目揵连白世尊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如所相著睡眠，汝莫修彼相！亦莫广布！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随本所闻法，随而受持广布诵习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随本所闻法，随而受持为他广说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随本所闻法，随而受持、心念、心思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以两手扪摸于耳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

“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以冷水澡洗面目及洒身体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从室出，外观四方，瞻视星宿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从室出，而至屋头，露地经行，守护诸根，心安在内，于后前想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舍经行道，至经行道头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如是睡眠便可得灭。若汝睡眠故不灭者，大目揵连，当还入室，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心作明想，立正念正智，常欲起想。

“大目揵连，莫计床乐眠卧安快！莫贪财利！莫著名誉！所以者何？我说一切法不可与会，亦说与会。大目揵连，我说何法不可与会？大目揵连，若道俗法共合会者，我说此法不可与会。大目揵连，若道俗法共合会者，便多有所说。若多有所说者，则便有调。若有调者，便心不息。大目揵连，若心不息者，便心离定。大目揵连，是故我说不可与会。大目揵连，我说何法可与共会？大目揵连，彼无事处，我说此法可与共会。山林树下空安静处，高岩石室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大目揵连，我说此法可与共会。

“大目揵连，汝若入村行乞食者，当以厌利，厌供养、恭敬。汝若于利、供养、恭敬心作厌已，便入村乞食。大目揵连，莫以高大意入村乞食！所以者何？诸长者家有如是事，比丘来乞食，令长者不作意。比丘便作是念：‘谁坏我长者家？所以者何？我入长者家，长者不作意。’因是生忧，因忧生调，因调生心不息，因心不息，心便离定。大目揵连，汝说法时莫以诤说！若诤说者，便多有所说；因多说故，则便生调；因生调故，便心不息；因心不息故，便心离定。大目揵连，汝说法时莫强，说法如师子。大目揵连，汝说法时，下意说法，舍力、灭力、破坏于力，当以不强，说法如师子。大目揵连，当学如是！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云何比丘得至究竟？究竟白净、究竟梵行、究竟梵行讫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比丘若觉乐、觉苦、觉不苦不乐者，彼此觉观无常、观兴衰、观断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舍；彼此觉观无常、观兴衰、观断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舍已，不受此世；因不受世已，便不疲劳；因不疲劳已，便般涅槃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大目揵连，如是比丘得至究竟，究竟白净、究竟梵行、究竟梵行讫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大目揵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6 种 / 4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火+僉]	燶	17	Unicode 有此字（U+3DFF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209）
[毯-炎+登]	𨱏	15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
[車+怱]	□	4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月+庸]	𦝫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67DB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66）
[馬+毛]	毦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4B77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570）
[卄/積]	藾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7090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36）